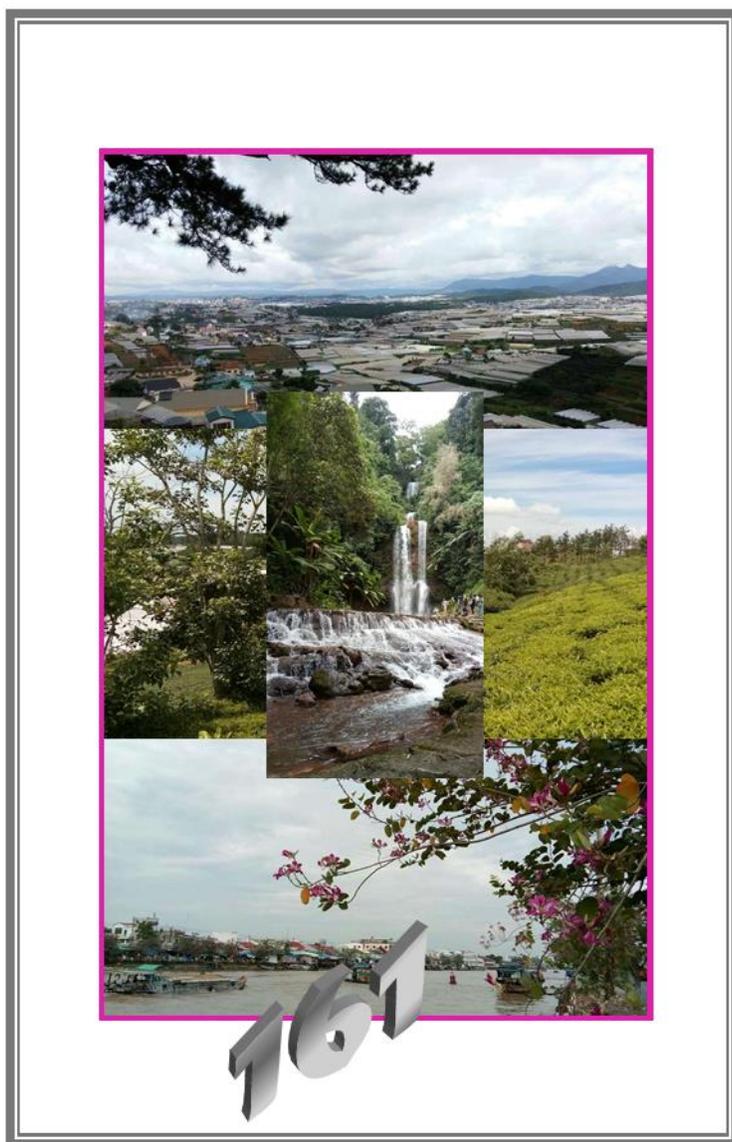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八月第一百六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17



●散文詩專頁

●菲律賓新潮文社詩輯

●莎拉·蒂斯代爾 *Sara Teasdale* 詩作選譯



目錄

No.16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陽光	一張空凳	3
李國七	絕對	3
向明	詩四行，非14行	4
圖雅	倒下 四首	4
陳葆珍	被天狗咬了一角	4
世賓	合唱團、一個詞已斷了根	5
高潤清	拒馬內的謙卑	5
遠在遠方	閱讀	5
伊沙	以詩論詩 三首	6
盧邁	岩、等來晨曦、渡舟	6
應帆	窗、父親、我	6
張耳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二首	7
銀髮	一個假的名牌手袋	7
西楠	等雨停、有時我是海	7
陳愛中	雪夜想起蕭邦	8
于艾君	致父親	8
項美靜	三月，天空又清明	8
嚴力	無關、橋、合作	9
彭國全	鷹、流星、聽琴經	9
顏艾琳	他，感冒了	9
馮晏	仲夏夜之夢、過年	10
金子言	多餘的部份	10
初雪	寫，或不寫 三首	10
秋原	其實，他們	11
蔡可風	亂真	11
魏鵬展	路很黑 很臭 二首	11
桑克	這時辰、仲尼在途中	14
吳懷楚	今夜月色擁抱盈懷	14
李黎英	微笑印浮生	14
遠方	應景二題	15
楊河山	寧江胡十號	15
朱楓	山坡上的穀子地 二首	15
藍翔	高腳杯	15
達文	神遊記 三首	16
吳雨倫	一個在夢中放映的短片	16
溫曉云	歸屬 二首	16
冬夢	蛙鼓 三首	17
岸賢	冥婚	17

澹澹	梅、如星火的你	17
阡陌	撕裂	17
謝勳	漫步托雷多古城	18
鍾子美	鞦韆 二首	18
楊玲	地鐵、戀念	18
王妍丁	太湖之岸、清名橋	19
葉在飛	不幸、三教、無題	19
楊艷	如果沒有那些年 三首	19
李斐	關係、故鄉	20
古松	油麻地梯口婦人	20
方壯霆	秋天的聚會	20
高岸	歸來	21
于中	清明	21
覃賢茂	二十四節氣之詩	21
雷默	如是(選章)	22

散文詩專頁 12-13

• 鄭建青 • 疑雲 • 章治萍 • 路志寬
• 陳銘華 • 阿薇 • 何彬

菲律賓新潮文社詩輯 23-27

雙語詩

非馬 晨曲、夜宴 22

譯詩

張子清 T. S. 艾略特早年詩③ 27
岩子 Sara Teasdale 詩作選譯 28
戴珏 W. S. 默溫詩選③ 29

評介

孫德喜 時間慢慢往後倒退…… 29
西楠 與上帝對弈的沈浩波 32
宋寧剛 誰的葬禮？安葬什麼？ 32
劉強 轉變詩創造的思維方式 33
劉耀中 德里達及其文藝理論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越南山城大勒◎余問耕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佛)

■陽光

一張空凳

據說這些房間都不真實
都是剪紙
高高的小小的窗是剪紙
沒有顏色的貼在窗邊的
他們說這是陽光
所以陽光也是剪紙
這陽光不溫暖

房間裡應該有微弱的燈光
燈光下有書
書的旁邊有他沉重的呼吸
這一切都很真實
這裡唯一的顏色是黑色
也很真實
藍色的天白色的雲彩色的花
和他距離很遠很遠

那年夏天
大家都不想沉默了
大家都走在一起並且
用卑微的腳步寫自己的歷史
有些人離開了家沒有回家
有些人學會了遺忘
歲月流逝
廣場裡他曾經奔波的身影
今天還在

今天還在
一張空凳在遠方等著
無聲的莊嚴的等著
這裡沒有掌聲
他在這小小的房間
踱步、閱讀、思索
只有四面牆知道
他不寂寞

■ 有人這麼寫：
李國七
“我彷彿看見他在細小的
房間裡
踱步、閱讀、思考
只有四面牆知道
他並不孤獨……”

絕對

文字讓我想起無數個他
在南非在緬甸在南美在俄羅斯
從遠古到現在無數個他
流放的流放、囚禁的囚禁
真理屬於虛妄還是存在本身
就是無數非真理組合造就
絕對少數決定多數人的命運

當然有人弱弱的抗議，說：“所有真理
在時間與歷史面前勢必獲得平反。”

啊不，那天我邁步經過 6.4 的街道
一帶一路峰會剛過還是準備下一波接待
廣場一片歌舞升平人潮洶湧的跡象
擦肩而過的人匆忙趕路
曾經發生過的已成歷史在更大的夢面前
早已驅掃到遺忘的邊疆
“泱泱大國——”朋友甲說：
“需有不同的考慮
在更大的宏願面前
犧牲是必要也是必需的。”

在新開的紅酒體驗店
我們暢飲法國紅酒。法國
曾經培育不少領導人、革命份子、地下黨
絕對自由浪漫可以自由漫遊的國度
漫遊時期年輕的未來領導人暢談理想
從絕對的公平公正
從絕對的為國為民
被腐蝕是因為時間還是機遇
從我們斜坐的角落
看不到天安母親們
更是看不到他

有人在相對隱匿的角落私語
有人蠢蠢欲動當時到今日
已經跟理想脫鉤
回歸絕對的私人、自私
沉溺於新興的財富與科技驕傲

曾經自卑的民族性抬高頭
想到他想起他的
不過是那些失去子嗣的母親們
（這些母親也日益衰老）
還有去國的叛逆份子
（流落洛杉磯、三藩市、紐約？）
寫詩、發嘮叨、不斷的發胖

朋友乙，他來自捷克
他聊起美麗而哀傷的布拉格
談到流亡與囚禁
談到早死以及還沒有死逝的作家
“作家——”他說：
“必須有人權與政治醒覺。”

“可是，人權與政治醒覺，
並非絕對一體化的多變雨晴表。”

回到曾經被鮮血瀆染的土地
幾個身材健壯結實的小鮮肉
身穿緊身褲子沿街而過
搭訕調戲的已經不是小伙子
就連鎖在柴房或深閨的姑娘們
也已經浩浩蕩蕩的站出來

這些歡樂、狂歡或渴望狂歡的人
卻看不到他日益衰弱的身體
很自然的，大家看不到他的獎狀與獎金
獎狀不過一塊破牌子
獎金嘛，也沒多少錢
村官鄉官一年的收入足矣

想到困守四面牆裡的他
我幾乎看到一群飛魚
乘坐浪花潮汛撲向蔚藍天
飛魚的姿勢，絕對是
一次奔往自由的無悔
房間裡踱步、閱讀、思考的他
是否偶爾夢到飛魚
兩片藍色草原之間
一抹抹銀白的自由流竄

想到他，想到飛魚
我禁不住想問日益發胖的詩人

“除了一組組壞詩
還能為他做些什麼？”

■向明

詩四行，非 14 行

身 份

從小就非正室
姿色也不夠小三
縱然長夜燃著薰香
也只樂了撿便宜的小販

午後陣雨

一陣嚎啕大哭之後
雷吼也未必怒氣全部釋放
徒有每日必詩的騷人
才會趁機淚酸它幾行

日上三竿

那太陽從夜的小腹傻傻爬上
那麼費力為的什麼事呀？
難道真的只是想高踞在
那三根枯瘦挺直的竹竿

吃 相

好看難看都只是各自偏見
就像藥片裹上糖衣
死或活也只在—線之間
管他娘，飽餐一頓再講

汗 濕

如果只為乾燥不會使痛風惡化
那也別讓風雨汗濕裙子了
內憂與外患總會接踵而至
這仗打得天地都會瘀青

2017/6/16

■圖雅

倒 下

在會議室門口
在眾目睽睽之下
我突然倒下
單位領導
驚愕了一下
想說話又沒說
像怕被碰瓷一樣
趕緊走開
從我身邊走過的
那些小腿
都長著茁壯的毛
我不敢往上看
怕看到他們的臉上
也長滿了
茁壯的毛

這個春天

去年我開玩笑說自己是海棠花變的
今年我覺得自己變成了海棠花
糊裡糊塗地開
糊裡糊塗地謝

感 謝

微信群裡大家繳納訂金
我說去韓國的事還沒和老公說
伊沙說：老公會支持！老公
知道你是中國至少前十名的女詩人嗎

在泰國芭提雅
圓月照著碼頭
伊沙說：有一年在廣東，徐江說
圖雅是中國最好的女詩人

我知道這些讚譽隨時會發生變化

■陳葆珍

被天狗咬了一角

——參觀新世貿大廈後

走近它
還聽到不斷響著的
呼救聲
那新樓的白光
讓人看到
那三千多雙
將裂而未裂的眼
還有那
從窗戶伸出的
將肢解而未解的手
紐約人的心
似乎也被天狗
咬了一口

2017年寄自紐約

我知道我一直在卑微的世界
詩只是證明我的存在

無聲的天使

如果不用手語
根本看不出她們是聾啞學生
這些少女
活潑
眼眸清澈
手臂手掌手指
靈活得像楊麗萍表演孔雀舞
她們可以在公共場所開心大笑
一刻不停地說話
不用擔心
吵鬧
她們的聲音只有神能聽到

2017年寄自天津

■世賓

合唱團

他們的歌聲明亮，一片光芒
陰影去了哪裡？黑暗呢？
哀號和痛苦沒有人聽見

嗓音還在攀升。攀呀！升呀！
——無邊的眩暈
他們沒有生活，沒有哭泣
沒有夜——神被滅絕
在明亮之地

取消走調的音符
取消異樣的聲音
保持一致，他們攀升
攀——升——
他們沒有語言，他們那些詞
是誰贈予？唱呀！唱呀！
街頭流失的血贈予了麼？
艾滋病村的淚水贈予了麼？
被壓抑的頭腦贈予了麼？

高山來了！大海來了！
合唱團的歌聲多麼嘹亮
他們用肺腑織呀織呀
織一件錦繡的外衣
他們唱呀唱呀
他們有用不完的詞
而人呢？他們的世界沒有人

一個詞已斷了根

故鄉，作為一個詞
已斷了根
我聽見的安魂曲
在鄉親灰暗的臉上

天空越來越低
機器和偽吏，用否定
行使了山水的權力

■高潤清

言猶在耳
如雷轟垮的戲謔
一圈圈刺絲網圍剿
二毛

謙卑
猙獰的焚化爐
燒向歲月

吶喊
烈焰與暴雨
曬不乾
澆不熄
如影隨行

聽哪！聽哪！聽哪！
卑微的聲音
進不了
妳豪奢傲慢的圍牆
一道道冰冷淒黑的拒馬
阻隔
良兵與良民

粗暴狙殺
一波波吞噬
青春賭注
讓妳羽翼豐滿的二毛

拒馬內的謙卑！好個
失墜囚徒

2017.07.04 寫於環西路

草木的淚水凝結

讚美的詩篇
高音喇叭一再放大
所有的詞，比翻動的紅唇

更加燦若桃花
它身披華麗大衣
正在在故鄉橫行

2016.10.4 廣州

■遠在遠方

閱 讀

與生俱來，閱讀是我追隨
半生的光影——
你看，雪中那個瘦小、倔強的孩子
多像是紙片上一行模糊不清的文字

不記得多少次，我攀爬山嶺和巖脊
用雙眸，一遍遍地觀讀大地的古老
和雄心

我曾如風般穿行於林叢和曠野
用指尖輕觸，刻於莎草和羊皮上的
潦草痕記

在拙樸的獸骨旁，我感悟先知的
茫然和苦楚，揣摩夕陽之下
文人的落寞與曠達，並應和
秋菊香氣裏的一片歸隱之心
但更多時候，在匆匆的腳步聲中
我品讀人世間的蒼涼，以及短暫的
煩擾和歡戚

閱讀，註定是蓋在我人生封條上
最後的戳印
讀得越多，這個世界
能被我說出的言語卻越加稀少
就像我無法精確描繪
雪後清晨，樹梢上那隻緘默的灰雀

此刻，它樂觀地飛在高處
眼神裏有它無法掩飾的墨色
以及悲憫

2017年寄自馬里蘭州

■伊沙

以詩論詩

不論從抒情詩出發
還是從意象詩出發
抑或從口語詩出發
泛抒情泛意象泛口語
之大雜燴詩人
終歸一道
避開極端
無法純粹
庸庸碌碌
泛泛而為
實為新詩
沒有你們
新詩
不成了空巢了嗎？

忠告

沒錯兒
靠結構能力
靠偶爾抓住的
事實的詩意
你們寫過幾首好詩
但如果語言跟不上去
與事實不貼肉
你們就會像偶然
闖入天體浴場的村姑
在一組美麗的
雕塑般的裸體中
露出你們絲襪
甚至棉襪的馬腳

長安有眾神構成 了交響

哦，這個黃昏
我在冬雨如絲的街頭

■盧邁

岩

我曾經是火熱的岩漿
噴發過萬度的熱情
這岩漿終被時間冷卻
變成冰冷的岩石
沉默嚴肅泰然地
注視著人生

等來晨曦

我戀倦落日
卻等來了黃昏

我追逐月亮
卻掉進了深溝

我仰望北斗
卻遇到了迷霧

我安於黑夜
卻等來了晨曦

渡舟

渡舟
從不抱怨
過了河的人們忘了你

人啊
匆匆地
要趕前面的路

對著清冽的冷空氣
對著忽然歡樂起來的人流
脫口吟誦道：
“好雨知時節
當暉乃發生……”

2017年寄自西安

■應帆

窗

它們是不動聲色的兩面派
把外面的風景掠進來
又把裡面的風光泄出去

就像你如窗的雙眸
攫取了她們內心的秘密
也告訴世界
你遮掩不及的渴望

父親

父親
你以前總是說
我們蘇北平原上
不長山

父親
你不知道
你長眠的那六尺土地
如今屹立成
我心中最偉岸的峰巒

我

我把我畫在布上
我把我掛在牆上
我把我照在鏡子裡
我和我長相廝守
又各自為營

2017年寄自紐約

■張耳

3X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游泳有時在海面
有時在盆底有時先要讓她
上浮呼吸。百分之十不忍心
無法開始不意味著有資格
從十三歲就二十歲就
國務卿第一夫人希拉里
參議院馬圈裡滾爬還不夠髒
哪裡配花鮮聖瑪麗亞
手臂溫柔彎曲哺育
永遠不。或者讓那個救世主
生七到十二個孩子。包括
臉埋在海灘上
包括非法入境帶刺
帶笑帶血，聖瑪麗亞，有經可
哪裡有資格！賣俏可奉獻可
她怎能認真總統呢？鑽營，奸詐
野心膨大，躲起修眉吧
蓮步輕移吧。台下聽講吧

太多精力海底綁架

所以連血盆都不是信門就是鹹門

4X 怎樣馴養一只玫瑰？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冷嗎生活？這柱香描藍再
滿台花開香也香不過
的山西梆子不要命的妹
我有心採一朵戴
高清分辨貞節細蕊
又怕看花人罵
好一朵茉莉好——
衝鋒號響嗚嗚嗒嗒
茉莉花開雪也白不過她
基地間柔軟砸酥沒見過海內
我心採一朵突突突圍
自由真諦：海跳起子彈婉轉

■銀髮

一個假的名牌手袋

並非祇有植入人工晶體的眼睛
看不出假的新聞
假的魷魚牛肉和蛋
現代人的假牙
莫非也分辨不了假米煮成的飯

其實
假情假義古今亦然
至於假婚姻假文憑假乳假腿假髮
不打緊
遠的不說
紐約唐人街名牌
打假
打了這麼多年還是一直在打

最要命的是
假護照上了飛機
出了國
上了馬航的 MH370
然後失聯

一個遊客剛剛打的
是真的蘋果手機
回頭買的
卻是
一個假的名牌手袋

2016-12-21 紐約

又怕美人挑釁口音清脆
笑也媚花也美
不冷不熱比也比不過
妹舌尖刀尖武二郎哨棒齊下
無心播種有心礮錘

連皮吃也好不連皮也

不怕她來年不發芽

■西楠

等雨停

很久沒有在曠野中奔跑了
很久沒有面朝大海，痛哭一場了
很久沒有肆無忌憚地親吻了
很久沒有再和一個人裸身擁抱了
很久沒有在紅燈時笑叫著穿馬路了
很久沒有通宵達旦，再頂著殘妝
等日出了

還有很多，很久沒有再做的事

一果說：
去啊，等雨停了，就去曠野中奔跑

一果又說：
願你感覺擁抱

有時我是海

有時我是海
也是森林和太陽
如此堅決地相信
和自欺欺人沒什麼關係
氣體在膨脹
液體在流動
胸口一只鐵錘擊打
鑄成心的第二條命
世界間歇性順眼
安全且不朽
這會兒能去散散步
走進熙攘的人群
表演刀槍不入

2017年寄自倫敦

■陳愛中

雪夜想起蕭邦

會想起肖邦，在一個寒潮即將到來的夜晚
理智是虛無的，並伴隨著愕然，雪也會來到

華沙街道邊的休閒椅上都有刻出的
黑白線條的鋼琴曲譜，從機場、公園
到手錶，到處在想念蕭邦，就如我今晚一樣

但音樂在隱藏、靜默，等待每一雙溫熱的手
去撫摸。也許能張揚起C大調那縹緲的翅膀，
煽動歷史的悲涼，或者是圓舞曲在孤獨的心臟
裡蕩漾，為憐憫的上帝所感知，但依然是虛妄

C小調的夜曲會如今晚的靜謐，月光飄灑在
即將到來的雪上，覆蓋並包裹巨大的不安，
去想像過於絢爛的玫瑰、孤獨到炸裂的煙花
還有巴黎左岸混合著尿騷味的飄香

歸葬是月亮背後的黑暗，只要是異國他鄉，
命運便是永無歸途，喬治桑先生的流艷
讓現實燃燒，花叢中的大炮，那消遣寂寞
和流浪的泥淖如碧落的秋葉，癡狂就是生長

幾年前，我就坐在那棟小樓的樓梯口，安靜地
凝視童年蕭邦的那一片天空，在那個略顯黑暗
的地下室，默默地注釋那些潦草的五線譜，
如骷髏一樣，在用死亡彰顯曾經活著的力量
黑白照片透視的層層幽暗，就如今晚正在
紛紛飄落的雪，敲擊著鍵盤。

2017.02.16 寄自哈爾濱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
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中	\$50	支持
	新潮文藝社	\$80	
	方壯霆	\$200	

■于艾君

致父親

“亞馬遜男沒型，桑巴舞女有樣”，若再翻上幾頁
你就會看到我的不堪的日記，上面寫滿劣跡斑斑

父親，你說那都是些只有燒壞了腦子的人才說的話
我知道你指那些詩，可無論冬夏，它們，是我的稻草

父親，其實我是你記事本中的塗鴉，未完成的部份
真的我發誓下輩子絕不做藝術家，如果沒有使命

我也不要再來人間，但倘有機會我希望做一回你的父親
改造你也給你慈愛，讓你活得像一個白白淨淨的嬰孩

2017.03.12 年寄自北大荒

■項美靜

三月，天空又清明

去城南的人日漸多了起來

過了南門大橋，直走官道便是
杭州

左手一條老路通往古剎和墓園

萬壽寺高聳的佛塔看著

天堂與地府在三岔口分道

一早、在墳頭放上

香燭、紙錢、水果、糕點

少不了還有您最愛的落花生煲

蹄膀

墓碑濕濕的

彷彿那年哭過的淚水還沒乾

點一支煙，三五牌

美國進口的，夠噲

陰霾的天空便又多了些濃濃的

焦油味

有黑鳥飛起，想必是受到了
驚擾

不捨園中長青的樹和綻放的花
戀戀，在遠處徘徊

山裡的風越刮越緊

嗚呼著比烏鴉的叫聲還悽楚

像似非要把天撕開一道口子
不可

此時，一朵梨花飄落

白白的，正好落在我的髮髻

於是，轉身把影子留下

不用告別，碑上刻有我紅色
的名字

女兒：項美靜

2017.03.12 寄自台北

■嚴力

無 關

距離當代詩意還有一站
我迫不及待地
把裝滿了表達的滑輪箱
從行李架上取了下來

但廣播突然通知說
因為此班列車的漢語乘客們
都喜歡背誦或贊美李白
所以經過非李白的站台時
不停

而我在異鄉思念爺爺姑姑
家鄉社稷的那些詩
都被列車長定性為床前明月光
與現代照明無關

橋

各式各樣的橋讓我想起
四十歲是連接三十和五十的橋
三十又是連接二十與四十的橋
這樣算來
從生到死也就是一座橋
但大多數人則是在
另一座橋下
看著上面的政治生活

合 作

遇到了成為鏡子之前的水銀
它說因為也想看看自己的模樣
就與人類合作成就了鏡子
此話很有道理
我與社會合作成為了詩人
結果發現了寫不完的冤屈

■彭國全

鷹

是一塊石
擲向蒼穹要砸一個洞

是一道浪
敢向藍天拍岸

礁石總是韜光養晦積聚力量
浪濤常常慷慨激昂迸發威力

礁石與浪濤
剛柔互濟，相擁相抱

熾烈的愛驚天動地
激起飛濺，孵化了一個飛天的靈魂

鷹疾飛，意志剛強
顯然是正統的礁石血脈

鷹搏擊風暴
雙翼展現出巨浪的基因

流 星

黑沉沉
一顆殞石擲穿夜幕
攫取一線光明
就被逮捕 押走了

白天飛起一隻鷹
是昨夜那顆殞石
掙脫了牢籠麼

聽琴經

——聽一位琴師作古琴講道與演奏

天止思
地息念
靜聽鳳凰棲過的桐木上
琴弦調風 調雨 調音

■顏艾琳

他，感冒了

越接近夜晚，
他的呼吸就越明顯，
每一呼息彷彿彷彿……
……佛，也把我
吸進去。

他的鼻腔在滾著一小壺開水
呼嚕嚕、呼嚕嚕……
睡覺時燒了一壺又一壺。
有時，他忽然劇烈地咳嗽
咳出了許多失眠的星星，
星星都掉在地板上
我們的眠床上，漸漸
漸漸冷卻時
無辜地眨著眼睛。

此刻，他紅眼紅鼻子
跟這些滴凡的星星一樣，
已被細菌入侵了。
那種不純潔的可憐
那模樣呀，
像是不能飛的雛鳥
才有的處境了。

“我能怎麼辦呢？”愛，莫能助
“妳去睡沙發好嗎？”他說。

調出鳳求凰比翼翩翩的柔情

古風一陣陣吹過
刮不走沙石，可牽起聽眾邁開韻腳
走向遙遠往昔
找回〈石上流泉〉伯牙的遺響
又見〈陽關三疊〉王維惜別依依
化音靈妙
七根弦上化古今

2017年寄自紐約

■馮晏

仲夏夜之夢

一條花蛇從夢中向外張望，
爬行，驚醒午夜……。

一片竹葉離開圖案，
青筍聽見空中傳來敲門聲。

月亮入侵各種印象，
靜謐只是安全感的錯覺而已。

草叢因繁衍不停晃動，
沉悶猶如面壁，或臨近斷崖。

萬物對峙那一刻，
黑暗等一道火光擦亮。

我抱著被子如一副鎧甲，
衝進播報不久的橙色預警。

暴雨，讓我夢見包裡丟失了一支
防身手槍。

過 年

躲進書房依然像擠在車站，
觸摸空氣，手卻伸進黃土，
今夜，家書被灰燼朗讀，
燈火跳動，
碑文沿著時間逆行。

老母親舉杯，時間深處有人趕來。
萬物相聚如空氣，
你只需聽見靜謐。
不知所措的團聚是一種懺悔
水仙引來午夜的芬芳，
嗅覺不是我的。

雕花浮現於一只古碗，
看見的，無形。

■金子言

多餘的部份

盲腸是多餘的
智慧牙也是多餘的
卻一直盤踞於我們體內

拔掉智慧的牙齒

智慧牙壓迫著大牙
必須拔掉。真讓人擔心
拔掉智慧牙還會有智慧嗎？
智慧怎麼會長在牙齒裡？

割掉盲腸

急性闌尾炎，要立刻割掉
唉
為了這些多餘的東西
我們總是要挨刀
明明可以不生長的
也許，人之初，性本貪婪

左眼皮運動

跳了一下
又跳了一下
恐懼感也跟著跳起來
心越來越慌
羽白雅說左眼皮跳是吉兆
左眼跳財
金山阿伯也這樣說
我卻在左眼皮跳的時候
得到一個壞消息
欲哭無淚

2017.05.11 紐約

聽懂的，無聲。
我在明處播放憂傷，
思念像禮花一樣。

2017年寄自哈爾濱

■初雪

寫，或不寫

關上那扇門
合起打開的書頁
擦去搖擺陰深的詞語

不寫了，聽一首鋼琴曲
如何撫慰曠野的笙簫

當一對紅雀從後院的蓓蕾間閃過
視野中平靜的湖水翻滾
……從筆尖溢流而下

掌心裡的雪

不左——
不右——
它停留在掌心的生命線上

薄翼輕顫
曾穿越多少光年
——如蝴蝶般飛逝

消融在沸騰的血液
平息一座火山的躁動
漲潮的視線裡
一粒塵埃攜黑影滾落

七月，早安

從烤箱中取出麵包，將一些話語
放進去。還沒完全從昨晚的怪夢中
醒來。吧台上的蘭花，牆角的雛菊
鼻翼緩緩舒展。你輕快的腳步聲從
樓梯間傳來。溫度剛好，而明天會
更加溫煦。雨已停，幽靈化作的黑鳥群
已煙消雲散。我們有焰火，琴聲，
蠟燭和蛋糕，禮物可以省略。
風平浪靜，我只想推門走出去，
向院子裡還未開花的梔子樹，道一聲
早安！

■秋原

其實，他們

——給母親

他們是一具具雕像。
不！他們是一具具會呼吸的雕像。
一具具被判刑的雕像——神情凝滯。
他們也許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判了刑，
也不大清楚什麼時候判的，
更不用說為什麼被判。
至少，他們也許知道自己進來了。

他們中間有一些相同，
比如同樣的坐姿和睡姿……。
其實，他們中間有更多的不同……
比如被置放到不同的房間，
他們進來和離開的時間也不一樣，
每天早、午、晚在大廳、飯廳、洗手間、浴室……
被輪椅移動的時段和位置也不一樣。
大多時候，他們被排列置放在長長的走廊上，
還有很多被置放在床上。
他們中間有閉上眼的，有張開口的，
有的插管，有的沒插……。

其實，他們並不是全無表情和動作。
他們中間還有不少會說話。
他們是會說話的木偶。
他們會呼叫，呻吟，哭、
甚至會吃飯，會排泄……
他們會向人招手：“姑娘，請幫忙換一下尿布！”
有一個一直喊著：“兒啊，你什麼時候帶我回去？”
還有一個，我發誓，整天只重複一句：
“快點死吧！快點死吧！”

其實，他們中間甚至還有會走路的。
雖然是攙著助行器，佝僂蹣跚，

■蔡可風

亂真

剛剛才有過的經歷
被昨夜的夢境搞亂了
前面的清醒沒走多遠
被後來發出的迷糊
趕上 騷擾成長為
一朵虛與實交錯的色彩

2017年五月於滿地可

雖然是隨時會枯朽栽倒的樣子——
他們是一棵棵會行走的樹。
他們會顫抖，抽搐，搖擺，喘氣，
會傾斜，倒下，掙扎，流血，
他們會弄錯方向，進錯房間，
會默默朝門窗外眺望……。

他們在療養院裡。
其實，他們是身體的囚犯。
他們是歲月的囚犯。
——無期徒刑的囚犯。
他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刑滿，
怎樣結束？

其實，他們中間——
有的靈魂已經越獄，（金蟬脫殼？）
不知道已經到了哪裡？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有的靈魂只逃了一半，
或者只逃了一部份，
另一部份留下來時候到了把心跳
像電視般關掉，
還有一部份已悄悄回到他們日夕
盼望——
卻永遠回不去的家裡。

（其實，他們就是我們，
——是遲早的我們，
是生命某種荒謬的符號，
死亡執拗的隱喻。）

2016年秋加利福尼亞

似分明 實有遮閉的力度
把靈魂走過的道路
和身軀徜徉著的道路
聽恁無處不在的風
送進腦海 掀起波濤
來拍打生命的
元素

■魏鵬展

路很黑

很臭

忘記了的紀念品

拐個彎 是一個暗角
很黑 有尿臭
我不能捂著鼻子
在看不到光的環境
我要堅持清醒
路 不能看
我沿著濕臭的梯級
一步一驚心
路很濕 很臭
我不能跑
徐步 徐步
一步一驚心
在看不到光的環境
我要堅持清醒
和潔淨

紀念品
遺忘在最顯眼的角落
封塵
我不打算抹去塵埃
最深層次的地方可能有
原始的色澤
桌面很大
有些位置很熟悉
我摸了摸生活的痕跡
我努力凝視尋覓
封塵已久的記憶
不能水沖
更不能擦拭
我儘量回憶
每個塵埃下面
可能的顏色和故事

2017年6月30日夜

■鄭建青

惡 夢

突然一陣沉重的壓迫，整個身體如同木乃伊般被纏縛，窒息得極度憋悶。左臂開始發麻，驚恐中大叫，卻怎麼也叫不出聲；狂亂掙扎，四肢卻不能動彈。使勁，再使勁，再再使勁，終於吐出一股長氣，左臂的麻木如潮水退卻。睜開雙眼，漆黑的臥室寂靜如墓穴。我把手放在心口。還好，心臟還在跳動，一種恐懼般的跳動。也許某個夜晚，一旦我放棄掙扎，靈魂就出竅了。

內 急

在阿肯色州一偏遠鄉鎮的加油站加完油，忽感一陣尿急，即進店解手。可廁門外已有一人等著。幾分鐘后，還不見裡面人出來，遂問，裡面的多久了。答，好半天了。急，真他媽的急。正憋屈等待著，這時一個年輕男子走過來，一看前面還有兩人，他遂進入女廁。半分鐘后，他打開門輕鬆離去。我前面的那位接著進去，眨眼間也瀟灑離去。等我正猶豫是否也進去時，一中年胖嫂大步走來拉開門進去了。不一會兒，她也搖晃著走了。我趕快溜進去，一種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暢快淋漓頓時讓我輕鬆了許多。等我走出來，才聽見男廁傳來沖馬桶的聲音。

■疑雲

封筆與封燈

有人決定不再寫了，就宣告從此封筆。這種自我封筆，也許是一種痛快或無奈。筆，別人是封不了的；所以有人在獄中寫下巨著，有人在白色或紅色恐怖下寫出不朽。封燈跟封筆不一樣，就像《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宋蓮，燈被封了，她才在逆境黑暗中看到了真理。真理是熒光，人往往在花花世界裡被封燈之後，才會注意到它。實際上，熒光白天黑夜都在發光，捲入白天的人自然看不到它的光。

■章治萍

眼 波

這不是泉溪，卻奏演著如此歡愉明快的曲子，像滴融的冰洞，含有春意，含有生機。

謝謝你從來不願看我一眼，我要的就是這種陌生：一種緘默；

這不是湖泊，卻洋溢著迷人的笑靨，像大漠的風動，裹著痛別。裹著希望。

謝謝你從來不對我淡淡一笑，我要的就是這種陌生：一種悲愴；

這不是大海，卻漂載著桔紅的朝陽，像童話裡美人魚愛著王子，隱去聲音，隱去形體。

謝謝你從來不喚我的名字，我要的就是這種陌生：一種契約……

（你不是淫女，卻挑逗著所有的男人，像維納斯的斷臂，暗地裡纏繞著許多男人芬香的孤苦。謝謝你從來就不認識我，我要的就是這種陌生：一種催化劑。）

2017年夏初寄自江蘇

■路志寬

春日辭

風雪被拍成照片，裝進記憶的相冊。

嚴寒被溫暖的春風趕跑，它也只能期待著下一年冬天的反攻了。

看吧，溫暖的陽光，照耀著大地，和那些渴望陽光的生命，小草碧綠，鮮花開放，迎春花開，蝴蝶花開，油菜花開……就這樣開著開著，就把人間開成了一幅姹紫嫣紅的畫卷。

我的目光和心靈，被無盡的詩情畫意充斥著美麗著澎湃著滋養著，

睜開眼，是望不盡的幸福；閉上眼，是享不完的滿足。

我的夢想，就植根在這土地上，這裡有我的家園，有我的親人，當然就有我的夢想，能讓夢想開花結果的人，必須從自己腳下的土地上，汲取營養。

等到我的夢想成真時，我一定會和鄉親們相互幫扶著，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千花競秀，萬木爭榮，我的故鄉啊，早已是一個令人流連忘返的美麗花園。

美好的藍圖，已經繪就，面對未來，我們只需要流血流汗，我們要擡起袖子加油幹！

詩話聊齋

1. 回眸

啪一聲，關掉星月餘輝的剎那，
我同時看見街燈扭轉頭嫣然笑了一笑

2016年8月14日

2. 鏡中人

歌聲八方折射，裡面的窺伺者想必不曾看到生死的巨大時差，只淡淡讓一朵小花開了，花又微微彎腰，邀請那早已隨花粉飄遠的影子共舞

2016年9月4日

3. 芭蕉

滿面珠淚的她數不清幾番日月吞吐，終於激動地邁出第一步來了……我整夜聽雨，一滴，一滴地敲，窗

2017年4月25日

4. 複製人

沿著細細呻吟的胴體我摸到，藏於毛髮間的一顆小按鈕，使用書上說“長按三秒，死去活來”

2017年5月21日

5. 玩偶

從微血管輸入的一條條程式，纏綿到第1314條完成時……每次升級她都突然醒過來，一把攫去了我的手機

2017年6月7日

那河，那山，那橋

一、

那條河很靦腆，只是在夜間歌唱。唱給河灘上的那蓬草，還有草原上那朵心旌搖曳的花。牛與羊天天在聽那首情歌，但它們還是聽不懂。它們白天只知道奔跑，夜裡只有做不完的夢。而情歌是需要真正靜下來用心去欣賞和傾聽的。草原上秋天的雲朵很高也很白，白得像羊群。只是一陣風吹過，便飄出了藍色的草原。肥碩的大雁在草稞子中一撲棱，蘆葦便白了高昂的頭。雁鳴聲喊瘦了河水，潛默中，那群小魚兒懸浮在水中，靜靜地享受著秋日裡最後的暖陽。雪就要來了。河水苦笑著，她將還原成本色，固化成一尾銀蛇，冬眠成冰的樣子，盤桓在莽野之上。然後靜靜地等待，等待傳說中的那位農夫踏著春風而來。水也好，冰也罷，只要連著草原、臥在草原，一如我的心。

二、

那座橋，跨過湍急的河流，架在澗之上、山之間。他有兩隻耳朵，一隻附在水面上，傾聽水的敘說，另一隻貼在山的腹部，感受大山孕育的雄渾。那架橋像件女人手中的十字繡，一頭經緯出山的輪廓，一頭勾連出水的婉約。近山者仁，近水者智。橋是仁智之師。水是擠碎的冰山，白天泛著撕碎的雲，夜裡流動的則是天上墜落的星。流水的聲音總是很遠、很小，需要那孔橋撿拾起來，去放大給高山聽。大山的回眸是那條從雪線上流下來的小溪，清涼中裹著積雪陳釀的清香。小溪與小河就這樣幸福地結合了，帶著驚喜，介紹人是那座橋。有人打橋上走過。上橋時還是個蹦蹦跳跳的孩子，走到橋的末端竟成了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銀鬚飄逸的長者。是誰在普度眾生？“月亮出來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左耳聽著伯牙的《高山流水》，右耳聽任《小河淌水》弄情。

雨

好幾天了，如一種失落感冰涼的雨，如飢似渴地擁吻大地山川，放肆地抽打陪襯自然的樹木，瘋狂地玩弄歡蹦亂跳的鳥兒，於是，一種漫山遍野的孤寂悄悄地復活了。

沒有必要來得那麼頻繁的雨，恰似一張萬能的網，把我們古老而飽蘸現代文化氣息的侗族山寨收攏了。因此，被歲月磨擦得光滑的石板路上，沒有了憨厚的脚步邁向山裡的聲音；沒有了阿哥阿妹依戀漫步的溫馨呢喃；沒有了小孩子們歡聲笑語的玩耍。

但是，因為沒完沒了的雨，本來都在嚼著相思的男女，也如約而來相聚了，分享了久違的幸福和快樂；本來平常只在晚上響起的織布機，也在白天發出了動聽的聲音；本來只在晚上露面的針線活，在白天也舞成一道獨具一格的風景；本來平常各自忙碌的寨人，也在鼓樓裡談天說地，自娛自樂。現在想想，在收穫季節之後頻頻而來的雨，能夠給我們侗族同胞帶來一種久別的輕鬆和聚集的快樂，也算是對我們辛勤勞動的一種犒勞吧！

哦，雨，只要你是輕盈而來，只要你不是來得頻繁，無論在哪個季節，對我們來說，這都是一件好事噢！

■桑克

這時辰

這時辰，我渴望做的事，不多：
所有的門窗，都被反鎖上，
你們不要進來，友好的你們，也一樣，
包括那些熱氣，那些個地球。

我想在這裡偷偷地過自己的日子，
那些個好時光，全都泡在回憶的水裡。
我見過的那些個人，全跟活的一樣，
只是面孔看起來，很胖。

那些花園，那些勉強聽清的絮語，
那些榆樹下泥凹出的硬幣，
大雨中的紅布頭娃娃，邊緣被磚，磨
出了毛，
哦，毛毛，我的塵世的天堂。

我想的就是這樣簡單：
你們別用你們說的煩我，
我是悲傷，有什麼可指責？
別怪我氣勢洶洶，我是一個孤單的人。

我不病態，我這裡也有陽光，
只不過，你們叫它黑暗，
我坐在它的懷抱裡：
我的陽光啊，使我遼闊得想哭。

仲尼在途中

我消耗了幾多的時日？
蒿草，國度，戴琉冠的王者，
和這眼前的蒼鬱多少有些相似，
多少像一個幻影媽媽的麟兒。

我還有更多的課要說？當年，
眾弟子中有幾個是智者？那條河，
並沒有水，只有可怕的無形的幽魂，
帶走了禮儀，在牛車的陰影下，我夢

■吳懷楚

今夜月色擁抱盈懷

今夜
月色擁抱盈懷
朦朧南國
柳風縷縷輕送
芭蕉雨打彷彿
隱隱
聽得分明

夢裡
家園回首
四十別來箇春秋
已全非原來面目
河山半壁
三千里地無存
獨憐此身飄萍似
天涯流向

後庭猶唱商女
詞彈曲詠撫追昔
想那奔流不息湄江
萬年水冷嗚咽
情愁去國我
心潮泛湧
澎湃依然

見南子。

騎瘦馬的西班牙人，在我以後的世代，
我見過的落日，醉風一樣的多，
漂泊的結果，開在哪一株褐木枝頭？
我盤膝而讀，每一塊簡上刻著一個字。

為什麼要修改呢，這些往昔的記錄？
我字後的，究竟比宇宙闊，比宇宙微？
雲霧起來時，在鄉村，我聽見魯語，
我還是那麼平靜，在風暴中。

2017年寄自哈爾濱

■李黎英

微笑印浮生

我在海風裡
他們在海水裡
其實並沒有什麼區別

她在笑
他在哭
其實也沒有什麼區別

我想告訴你
我在想你
其實
想和不想
告不告訴
也沒有什麼區別

冰 山

我已漸漸沉默
緩慢成一座冰山
聳立在飄渺的雲頭

我的液體
在慢慢凝固
堅硬的雪衣
掩蓋了你看不見
生命悸動

我在天地間
靜靜佇立
偶爾蒼鷹在我身邊盤旋
無憂亦無喜

我不知道在等什麼
或者什麼也不需要等
但當太陽越來越暖的時候
沉寂已久的寒冰
融化成一滴一滴的熱淚
彙成溫暖的春溪
緩緩向你
流過來

■ 遠方

應景二題

1、浮雲

寂寞的天空
白雲一朵
南飛的孤雁
喊了聲哈囉

天邊的閒事
人間的苦樂
拖泥帶水
煩了暈了不想多說

後頭的已經失落
前面是未知的我
而當下
只想瀟灑飄過

2、落葉

捧起感恩的喜悅
多年的心事
可以放下了

腳下這片土地
雖是當初無奈的選擇
你到底不虧欠什麼

隨緣吧
生老病死
命運不相信多愁善感

如果有足夠的耐心
當然還靠修來的福氣
或許你有機會
見證生命的下一番輪迴

■ 楊河山

寧江胡同十號

其實這僅僅是一個半封閉半開放的大院，
有個涼亭，幾把破舊的黑皮椅子，卻沒有任何人坐；
幾棵高大的樹，在屋頂上留下綠蔭；
幾輛自行車，沒有力氣停靠在某個律師事務所的牆上。
已經夜裡六點鐘，這個僅有三盞路燈的
胡同已經亮了兩盞，但小巷似乎顯得更加昏暗，
對面小天主堂的哥特式屋頂，十字架
伸入了雲中。我站在涼亭裡等米粒，希望她從那個
有一圈電線的門廊中早點走出來。下雨了，
暗綠色的五層樓建築顯得更加綠，這或許是雨水濕潤的
結果。而我仍在等待著米粒出來，她 13 歲了，
此刻，正在這個大院的某個房間裡上課。
我究竟要說什麼？生活如此辛勞，讓人感覺壓抑，
唯有等待女兒這件事讓人產生許多期待。
當鈴聲響起，（其實並沒有鈴聲）我將與米粒
從積水的小巷裡通過，走向鞍山街。
我們手牽手，水中倒映著我們的身影，而寧江胡同十號
那個牆角處的門牌，在月光下閃耀著光輝，
好像提醒我們這個地方還需要再一次經過，
並將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2017 年寄自哈爾濱

■ 朱楓

山坡上的穀子地

秋天，山坡上的一塊穀子地
熱鬧起來。麻雀們在金黃的穀穗上
喳喳叫著，跳來跳去

地上落下的穀粒
比一年的汗滴還多

想起炊煙

童年，我看著風吹炊煙
口吟：“零級煙柱直冲天”

半生，我走過風吹彎的路
想起炊煙的曲折之美

2017 年寄自山西

■ 藍翔

高腳杯

踮著腳站立
是你獨特的姿態
在霓虹燈下
注視著舞池的男男女女
茅台
威士忌
與你毫無關係
你默默地在等待
等待
紅酒的注入
等待
有品味的紳士
來解讀你與紅酒的關係

2017 年寄自緬甸

■ 達文

神游記 (七)

你忙著給山水拍照
昨天的情緒還在內衣下
抓擾皮囊

踏過三個小時
光影裹住無的輪廓 你開始設想
仙人如果疲憊 如何詛咒

汗水像雲一樣凝結
風聲也變得粘稠
在山間沉澱為湖 浮著夜色

神游記 (八)

把漫過山嶺的雲
用手機錄下來

屏住呼吸
看著水分的遊魂向谷底散開

一個下午 一段失蹤

有時候我們努力向上
讓心髒臟停頓片刻

晚詞 (十八)

聽完一首歌
彷彿黑暗
把驚慌的情緒抹成平原

在最深之夜裡
音符飄成流螢
沙堤 禾桿 無夢的井
陰陽界 隱隱約約

■ 吳雨倫

一個在夢中放映的短片

我是如此想創造好的作品
但上天總給我製造麻煩

在一個奇怪的夢裡
我和我的電影班同學們
來到某間教室
做短片作業展映
一個一向拍片很糟糕的同學
似乎得到了神的啟示
拍出了不可思議的佳作

短片是一個動畫
它是如此的精彩
我幾乎把眼眶貼到了畫面上
情節巧妙
畫面精美
在短片的高潮部分
一座巨大的冰窖裡
一個神奇的機器
正把那些淡藍色的方形冰塊
做成庫布里克、伯格曼的頭顱

影片結束了
周圍人讚不絕口
連我也開始驚嘆，艷羨於這樣的靈感
我決定向這位同學表示祝賀
但他早已被那些獻媚者圍滿

後來我一直坐在那裡
我看見一個香港同學在掃地
他在人群中掃了很久
因而夢也持續了很久
以至於我忘記了
那個優秀短片的
開頭和結尾

■ 溫曉云

歸 屬

很想，屬於你

即使，做你的好茶葉
融了成濃香
熱情在你肚裡
成了茶葉渣曬乾當枕頭
被你抱在懷中

遇見最美的自己

笑意笑臉笑聲
暖暖甜甜脆脆
如靠近陽光
幸福像花兒綻放

與你在一起
不會有一秒遺憾

所以我只能告訴你它的高潮部份
我忘記了那個機器的來由
也不知道它的目的

我想這個短片的靈感
也並非屬於那位同學
他做了一個靈感的搬運工
一個神的信使

但它最終也沒能屬於我
因為一個香港人掃地的緣故
這也不完全怪他
雖然每當我遇見他時
我總是會心懷怨恨

2017年寄自北京

■冬夢

蛙 鼓

雨如鑼蛙如鼓
鑼鼓齊鳴
荷葉上跳躍的精靈
誰喜徘徊誰愛流連
最後醉倒
美麗夏日的風情

高樓見雨

生命泉源
慷慨大方
此刻留給戶外
好一大片
滲開的
水墨

春寒五更天

——觀油畫大師陳琳《春寒五更天》

這裡的春寒有點闌珊
至於遲遲的五更天
過山過水的晨曦
微聞遠處疏落的雞鳴

山水一掬淡酒一瓢
為客的他鄉，我們
半擔樵一簍魚
無奈隨著歲月同時老去

■澹

一滴嬌顏的紅粉
妝點蒼白的空洞
一份骨心的傲氣
力挺寒冬的嚴冷

梅

選擇不一樣的陪伴
用最深沉的愛

如星火的你

星火，隨晚風而臨
彩霞，於指縫鋪至鬢間
把一方柔情嵌入你眸裡
花香在你的眉宇間紛飛迷離

山盟，在最深邃的海底
海誓，在最迢遙的山巔

■岸賢

冥 婚

是天折的
親情
還是愛情

如果愛
他們是無形的
本來就沒有物質
卻被你們
用紙醉金迷的供品所宣示著
他們成雙了

誰知道
她有沒有過心動的機會
他有沒有追求著自己的心儀對象
就靠神婆那張不知真假的嘴：
他們正好配對
和那隻代表著他的公雞
那麼袅娜的縷縷輕煙
是她嗎
還是他
還是他們已相愛地擁抱在一起
還是你們的
願望
或是補償

19-4-2017 香港

■阡陌

撕 裂

玻璃大片裂了 牆沿著裂紋
像抓 蔓延 伸展
崩了

玻璃 在刺眼的光裡
撕心裂肺哀求著
就要 就要 粉身碎骨了

痛快到瘋
非要見 非要聽 天崩地裂
哀叫
到沒有聲息為止

震裂的牆 緊緊抓著磚
忍著 忍著 強大的震撼
倔強的撐 撐著
你何苦？

我要見證一次劫後的殘局
我要見證一次
死而復生的驚悚
看看 在山崩地裂之後
你扭曲的樣子？

你要盯住 要勇敢地看著
玻璃的尖刺
飛標般的刺過來
鮮血 從臉 額頭 漫開

你要屹立在原地 等著
牆倒了 瓦礫遍地
你的頭 手 腳 沾滿了血
你已無處安身了

但這不是災難
所有的災難是
殺不死
活在身體裡的魔鬼

■謝勳

當書法家與七十在 高峰相遇

——獻給張梅駒老師

當書法家與七十
在高峰相遇
線條的心事
只剩下四個字：
方中帶圓

這是何等的
人生幾何？
就趁月對酒當歌
讓呼吸接近冬眠
讓輕輕高舉的筆
綿綿地塗抹
心情的一波三折

當書法家與七十
在高峰相遇
勢要遠
筆要捲
豪情還是老的辣

意在筆先
扣住每個人生曲折的支點
在規矩與支離之間
紙上犯險
透過碑刻的刀鋒
看筆鋒
來人啊！
亮劍！

註：在汲古書會“亮劍：十年磨劍酬知己”書法展前夕祝賀張梅駒老師七十大壽。

漫步托雷多古城

城牆外
綠意起伏
蜿蜒的流水

■鍾子美

鞦韆 (之二)

空等的鞦韆
如空轉的唱片
等不到光影
轉不出歌聲轉不出春
失去入聲的雅言
失去輪回的魂

蹣跚細語
款款訴說五百年
統領帝國的榮光

摩爾人城堡
哥德式教堂
遙相呼應
坐鎮這剛中
帶柔的山城

佇足小巷
隨性的路口
一抬頭
總是一幅
等待裝框的景色
撲面而來

漫步青石小路
背後隱約傳來
一陣陣
中世紀的馬蹄聲
依然帶點
自信的餘音
迎送沈入
悠思的旅人

註：托雷多(Toledo)為西班牙古都；摩爾人(Moors)為中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斯蘭教征服者。

鞦韆 (之四)

有一種緯度不可越過
春風太野
春衫太薄
有一種境界不能說破
情竇初開的起搏
詩的陷落

■楊玲

地鐵

乘上地鐵在地下穿行
不見了地上的形形色色

我超越了沉淪的空間
穿越了禪師的茶杯

終於可以短暫的
忽視四周的臉色……

戀念

穿越茫茫人海
悟出戀念真諦

愛是生活
愛是油鹽醬醋

懂得調理
學會添加

■王妍丁

太湖之岸

風吹過湖心
我看見左岸的青草
和右岸的人生
一茬茬的漂泊
那麼相似

我本不願接受饋贈
卻一次次被命運
溫暖，我像一棵草那樣
彎下腰身
彎下來，僅僅是為了親吻一下
泥土
我更願意站得筆直些
像太湖南岸
那棵大樹

它力敵千鈞的樣子
讓我想到勇氣
和坦蕩，它們總是
互為赤子
亦如這湖上，動人的
傳說

清名橋

一切都沒有改變
從一座橋的左耳開始
四百年了
從左耳穿過右耳
不過是一滴水的盛開與沉寂
我卻執著於尋覓
一個人的影子

四月的傍晚

■葉在飛

不幸

那天，在家散步
不幸，又迷路了

三教

某基督徒
在佛誕
讀《古蘭經》

無題

某詩題在趕路
過峽谷時
被一群無主的文字伏擊
遂成此詩

2017年寄自香港

所有的故事都在光亮中
隱居，浪花翻捲
偶爾也有，一兩聲平彈
倚著灰色的過往，看過去
水波深綠，綠過一棵
香樟樹的樣子
我不知道那個人，最終
會不會來

而我還在橋上
像另一棵樹的樣子
好像我站在橋上，就能
證明我
與這座橋的關係

2017年寄自北京

■楊艷

如果沒有那些年

她在那些年
他在如果
如果拐個彎
就到了那些年
她不喜歡如果
他不喜歡那些年
她一直在那些年
而他一直在如果
他多麼希望
如果沒有
那些年

傾聽

他在衛生間
撒尿
我和他說話
他聽不清
把尿斷了
等我把話說完
繼續尿

地瓜米

除夕夜
伯母用地瓜米煮飯
我很喜歡
我爸不吃
說小時候吃怕了
伯父說
“今天牆上剛貼了
毛主席像
紀念毛主席
要吃地瓜米”

2017年寄自福建

■李斐

關係

再不能和女人
發生關係了
智能人冷冷地說
“讓我們造愛吧”
再不能和親蜜的人
深度接觸了
霧霾沙沙地說
“讓我們口罩與口罩接吻吧”
再不能和他人
互道哈囉了
手機做我替身說
“讓我們山長水遠永不分開”
再看自身也變形了
毛髮生長迎合互聯網線路
我和世界的關係
讓我說“就如此了了嗎”

2017年5月21日紐約

附言：160期詩題〈還鄰〉實是〈還鄉〉之誤，編者讀者，讓我誠懇用鄉音說：〈對唔住〉。

故鄉——唐人街系列之十

屋前的池塘
環繞著桑樹
木綿樹昂頭遠方直視
雜在其中有顆相思樹
歸家的時候
水泥一片填平
何處追捕童年的蜻蜓
只好把心臟掏出
請達摩做內科手術
彷彿聽見一聲大喝
你的心已經安了
禪宗竟如此神奇

■古松

油麻地梯口婦人

——廖仕強的畫

千步是千個踟躕
梯間有沈吟在兜攬著你
寂寞的心有慾火燃燒
眩目而又赤裸誘惑
一瞬間舉步維艱
靈魂在坦蕩的亞娃前崩潰
誰可在千色前閉關
剔開點綴人世的春色
一個眨著眼的臥姿
遂把苦行僧千年道行
於剎那間灰飛煙滅

當疲乏的腳步吃力地跨越
迎面而來是另一個恩客
猥瑣的目光一如利劍
在你渾身不安的臉上徘徊
你默然無語
匆匆地
在梯間老婦還未開口時
你便急步朝來路回去
耳邊人仍聽見老婦“下次再來”
的呼喚

在吳松街口時你舉步昂首
頃刻間將餘下的慾念抖落
西風從街角處迎面吹來
你早已將失落的自己
幻化成出世的古典

2017年寄自香港

痊癒了鄉愁懷鄉從此
多了不同新地址
便合異國新鄉認老鄉

2015年1月13日紐約

■方壯靈

秋天的聚會

五. 河西古風

轉眼又臨小雪時分
拂曉的寒風凜冽刺骨
我橫刀躍馬於滾滾黃沙
馳騁拒敵於玉門關外
含血的朝陽滯落在我身後
而我遠遠落伍於長安父老
帶著蘇武牧羊的淒涼
懷揣張騫西征的使命
我仰天長嘯嘶碎了滿天紅霞
乞討半絲回音竟難於上青天

兩千年長河幾多輪迴
我曾來過，不止一回
或官或卒或絲綢之路客
均是始不見終的人生崎途
皆為同工異曲的羌笛駝鈴

圍著篝火吟著帶淚的鄉曲
手撕著全羊喝著青稞烈酒
縱有風流思緒卻無地自容
若醉若醒中我已潛移默化
而河西硬漢的堅韌倔強
是江南男子難以想像的
一腔柔情

路車奔馳在綿綿祈連山麓
西下夕陽照耀著雪峰頂尖
折射在我木然發呆的倦眼
啊，多麼熟悉的一絲暖意
猛然想起，我漂泊的異邦西夷
豈不也是蒼茫沙洲一漠？

2016年11月11日寫於嘉峪關

後記：同學聚會於甘肅省敦煌，嘉峪關，玉門關以及張掖。傍晚時分乘路車從張掖穿越祈連山往蘭州。腳下神秘的河西走廊，令人感慨震撼。尤其是那可歌可泣的幾千年悲壯歷史。誰敢保證前生往世不曾在這裡顛沛流離半刻……

■高岸

歸 來

我居然能活著回來！
姨媽們今晚見我會怎樣驚喜！
我沒帶禮物
唯一能展示的是我的傷口
從胸脯、手臂到大腿
它們是我的驕傲也是我的痛苦
在轟隆一聲中我是怎樣昏過去的
飛機一直在腦海裡往下衝
在阿富汗戰地醫院醒來
第一眼看見的是護士的微笑
我確信我還活在人間
太陽剛剛從窗戶升起
朝霞映紅山脊
鮮血染紅日記本
我將高舉它
在表妹表弟面前高聲朗誦
在溫暖的燈光下
在珍妮街那座闊別八年的平凡小樓
哦 我用生命換來的最寶貴的財富
我的戰地日記
一打開就冒硝煙
就傳來隆隆炮聲
它們記錄那個神秘的中亞國度
群山 原野 城市 村莊
炸毀的橋樑和山洞
倒塌的房屋 逃難的人群
烈日下暴曬的屍體
腐爛 發臭
瘟疫以閃電的速度傳播
如雷霆打擊人心
寧靜的軍營
危險像群山一樣包圍
孤獨之夜
思鄉的月亮從夢中划過
軍號驅散迷霧和黑暗
從酒精中醒來

■于中

清 明

經過山的雲
對忙著掃墓的風
說：
我們的根
在哪兒？

4/4/17 寫於休士頓

整裝待發
起飛
每一次起飛都是衝向死亡
都是為了把看不見的“敵人”埋葬
可悲的是
每炸死一個“敵人”就炸死九個平民
諷刺的是
“敵人”的定義可被時間修改
今天是“敵人”也許明天說是朋友
並不是所有的戰爭都值得為之
付出犧牲
並不是所有的戰場都值得讓青春在那裡埋葬
在那遙遠的密林
仍有遺棄的飛機殘骸
和無法找尋的戰友的屍體
別了！戰機的轟鳴 爆炸聲 火光
那片貧瘠而悲嘆的土地
今夜沒有月亮
迎接我的是清風
多倫多的萬家燈火
我投入它溫暖的懷抱
親人們在燈火中等待
我將回到出生的鄉村
在那裡靜靜地回憶和沉思

2017年4月多倫多

■覃賢茂

二十四節氣之詩

01 立春之詩

“是星光點點般的殘雪，把這個陰天照亮”
幕府山道，春色初現，比喻隨處皆見
正如開始的意義，往往迷失在隱晦的含蓄
松樹林中誇張的鳥啼聲，也動隱者之心

節令古老，年去年來，那時即如現今
山河眺望，登臨暢情，局部呈現完整
長江之水婉轉，水底暗湧難耐的春意
而浮現在表面的秘密，又太容易被忽視

此時的感慨，觸發於結香花初發的嫩芽
因為理解，所以憐愛，即使最後的消逝
是萬物命定的終極意義，但是歲月
畢竟留下了，這如此真實的眼前美境

02 雨水之詩

關心細節，與季節的流轉並無關係
關心這天是否有雨，關心這天下雨的心情
甚至也不算是關心吧，關心只是關注彼時
彼時如此時，一切的意義，都需要定義

那你們提前感知了季節的變化嗎？
如果不能是即景生情，而後來的回憶
即使如夢境一般真實，生動得讓人想哭泣
他，她，它，人稱的轉換，亦是需要
分析的

“雨水清涼撲面”，雨水是不是歲月的
淚水？
天地如夢影，何況雨水中的風景
但南京亦如岷江江濱，那日雲破弄花影
一枝火柴，點燃園中枯枝，是否能散盡
俗世煙雲

2017年寄自南京

■ 雷默

如是 (選章)

1

一棵小松樹站在山坡上
它是黑暗的守靈人？
深藍的天幕上
星星似螞蟻，抑或螢火？

2

黃昏，太陽垂下它的頭顱
養奶牛的人在河邊割草
他要讓牛在夜裡擠出白晝的汁
反芻他日漸衰微的日子

3

一幢，一幢
一幢幢，它們像海綿
吸收七月的流火
又慢慢吐出
黃昏時，遍體通紅

4

再一次仰望星星
黑緞上無數的眼睛
一閃一閃，竟未成雙

5

暴雨剛過，水塘裡泛起泥的光輝
涼濕的空氣，仿佛樹葉貼在皮膚上
急流瀉後，留下腐爛的氣息
青蛙在草叢裡叫著，不知村子已淹

6

謠言像星辰一樣燦爛
河水婉轉，不見昔日的清澈
落入沼澤的人
用指甲掐破黑夜的面孔

2017年寄自南京

【雙語詩】

■ 非馬

晨 曲

柔情地
他對一隻在草地上啄食的
褐尾鳥說
這後院裡的
每隻蟲每條蚯蚓
都是你的
你就慢慢享用吧

柔情地
牠對站在陽台上的他說
這草上的每顆露珠每滴眼淚
都是她的
你就慢慢數吧

Morning Song

tenderly
the man tells the brown-tailed bird
pecking in the grass
every insect every worm in this backyard
is yours
you just take your time to enjoy

tenderly
the brown-tailed bird tells the man
standing on the deck
every dewdrop every tear on the grass
is hers
you just take your time to count

夜 宴

趕赴一場妙舞笙歌的夜宴
他迫不及待
駕著雷馳電掣的摩托車
在陰暗窄小的街上
騰雲駕霧

突然撲的一聲
還以為這麼快就已抵步在那裡敲門
卻原來是碰上

佇候多時
從斜刺裡竄出來的
死神的賓車

等一等
他還在動

附注：前兩年在大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人們似乎脾氣越來越急躁。在珠海的一輛公車上，司機因前面一部汽車開得太慢而大發脾氣，多次猛力加油又緊急剎車，使我從光滑的長板凳的一頭滑到另一頭；在廣東故鄉的小鎮上，滿街的汽車卡車摩托車板車三輪車自行車及行人都互不相讓，長長短短的汽車喇叭聲更是此起彼伏通宵達旦；在北京宋莊藝術村，我的畫展開幕的那個晚上，朋友開車帶我回他家，突然聽到一聲呼嘯，一輛摩托車自後飛馳而過，一兩秒鐘後我們聽到清脆的撲的一聲，原來是摩托車撞上了從橫街竄出來的一部卡車。朦朧的街燈下，倒落街邊的摩托車不遠處，有一個蠕動的身影。抵家後不久，隨後開車跟來的另一位朋友也到了。談起剛才的車禍，那位朋友說：“沒事！他還在動。”

The Night Banquet

— witnessing a car accident in
Beijing on a dark night

In such a hurry to attend an all-night banquet
with music and dance
he raced his motorcycle
on this gloomy, narrow street
as if riding on the clouds

Suddenly a crisp pop
I thought he was knocking at the door
upon arrival
but in fact he was greeted
by the Death Coach
darting from the dark

Hold it
he's still moving

■山石

本名施逸謀，祖籍福建晉江。出生於菲律賓。作品多發表於菲律賓華文報刊。

夢 四則

1. 佛洛伊德
你說：
輕輕的風
柔柔的水
勝載奔馳的馬
請告訴我：
遠去了的人兒
在深淵黑風處
為何又縷縷
顯現
2. 是潛意識的靈感
譜寫著現代詩
玄奧莫解
如煙似霧
緊扣心弦
眼簾暴光一剎那
形影飛遁
若沒若失
3. 把手機轉啞
別校上鬧鐘
別喊叫
別敲門
更別驅走
我期待中
夜半的約會
4. 她有成串的理由
不接電話
卻不知道

我只想告訴她
好難好難才尋得號碼
想問她
那年仲夏夜的夢
是否仍然
如醉如癡

■劉一氓

1951年出生於福建晉江，1978年移居菲律賓。作品散見菲華文報刊及中國國內文學雜誌。1990年出版詩集《小鎮車站》。

醫院所見

許多輪椅從眼前推過
這是醫院的走廊
那些像乾柴一樣
站不起來的軀體
在家人女傭的攙扶下
一個個
來到醫生面前

他們各自苦苦掙扎
全部人生的慾望
或許只為重新站立
或許只為活下去
以任何方式
或許只為減輕
最後日子的痛苦

這是生命的歸宿嗎？
他們必然也曾經年青
鮮活健壯的生命 最終
成了使人不敢直視的衰頹

走廊逼仄而陰暗
滿臉愁容的候診者坐滿長椅
我像壁虎般觀察人世
而不知
我也是其中一員

組稿：山石

一線天

寫給街上乞討的女孩

誰能從襤褸中發現美？
誰能從苦難中透視歡樂？
你們從名畫中走來
與下午的陽光一道，愉悅著
一顆善良溫柔之心

指下的鼓聲使我激動
啊！大地的孩子
從你們的臉上
我感受到山野的清風
泥土的氣息
和自然母親賜與的
所有純真和滿足

■亦勵

本名吳奕勵，祖籍福建泉州。出生於香港，定居於菲律賓。作品多發表於菲律賓華文報刊。

鐵 軌

既然已經鏗鏘落地
便也無須考究
誰
造成永遠的分離
且在
不懈的守望中
達成一種
永無交匯
完美的
平行

讓彼此的背脊
共馱千斤的
思念
自洪荒
向未來

無須逼迫太緊吧
且留最後一線空隙
即使相傾千年
也自紮穩腳跟
站成歲月不侵的
鐵壁銅牆

任清風掠鴻溝
流雲渡天塹
而我
踽踽走出
一
線
生
天

■亦洋

旅居菲律賓，喜把日常所見，所聞，所思化成文字。

窗裡窗外

窗內
溫馨的家
一室悠揚的音樂
在小女孩的彈奏下
輕輕蕩開 輕撩人心

窗外
艷陽高照
一地玫瑰綻放芳香
更添湖光靚麗景色

湖面
望不到競賽龍舟
取而代之是悠閒的野鶴
清脆的鳥鳴聲
替代了喧天的鑼鼓聲

聞著手中的咖啡
回味著傳統香噴的米粽

曬鹹魚

嚮往著
陸地上的車水馬龍
萬家裡的燈火笑語

奮起一躍
沒進了龍門
卻成了盤中餐

晨雨

原名展瑞萍，祖籍中國山西。現居菲律賓，業餘喜歡讀書寫作。作品散見於菲律賓《世界日報》文藝副刊。

我在山的那邊等你

我在山的那邊等你
無論是繁星密佈的夜空
還是陰霾纏綿的雨天
切莫抱怨世界的雜亂無章
只須勇敢地去跨越

接納罪孽深重的本相
就可以看到乾淨清新的未來
無論是陰霾纏綿的雨天
還是繁星密佈的夜空
我在山的那邊等你

無題

淒風冷雨，依然
不讓胸中的熱
心中的火
變冷，熄滅

只有躺下了
才看得到
沸騰的愛情
裊裊上升

湧出
那份來自
天、地、人
的愛

弄潮兒

本名張奕仁，1944年出生於福建，1978年移居菲律賓。曾任新潮文藝社長與南瀛吟社社長，出版《不老的感情》、《潮聲集》與《弄潮兒詩詞選》等三本著作。

我站在馬尼拉灣畔

誰在塵世凝望，誰就在翻閱憂傷
——摘自東楠靈〈教堂〉

1. 我站在馬尼拉灣畔
遙望著白雲底下的故鄉
看不到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
看不到雜草叢生的古老家園
2. 我站在馬尼拉灣畔
遙望著陰山腳下的敕勒川
看不到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看不到風吹草低見牛羊
3. 我站在馬尼拉灣畔
痴望著那遙遠的地方
看不到她那粉紅的小臉
像冉冉升起的朝陽
4. 我站在馬尼拉灣畔
凝望著綠波蕩漾的草原
看不到她那美麗的眼睛
就像秋夜那圓圓的月亮
5. 看不到啊，什麼也看不到

只有她寫的那一篇篇小詩
那一股股俠骨柔情
像微風一樣吹進我的心房…
09.11.2016 寫於馬尼拉

詠青花瓷

你從歷史的深處走來
渾身上下，充滿著文明古國的氣息
你出身於泥土，在烈火中永生
卻沒有絲毫的凡人俗氣
你集三千寵愛於一身
卻是一位與濃妝艷抹是冤家的奇女子

我也終將要歸於泥土
我願像你一樣
讓工匠將我塑成一件青花瓷
把身影留給大地
把愛留給人

晨夢子

原名林瑪莉。六十年代以筆名晨夢子開始文學創作。著作有《晨夢子文集》、《有夢就不一樣》、《秋雲幽夢》、《在畫裡》以及《你我在紅塵》等。為今華報“晨夢子隨筆”專欄資深作家。

相信

即使世界駭人聽聞的事故
層出不窮
我的相信
仍然是我的選擇
相信
溫暖人心的場面
依舊時刻與你我
擁抱左右
即使職場上勾心鬥角
醜陋者口是心非

為了一塊蜜餞
甘願化作
一隻骯髒的蒼蠅
我的相信
照樣是期待的風景
相信
溫柔的風
拂面婉約
如影相隨
與四季變幻共舞
即使愛情的承諾
瞬息萬變
謊言真假難辨
對方是小三
還是劈腿
眼睛已經受蒙蔽
我的相信
依然是心中的初衷
相信
紅塵滾滾
迷惘的愛情
終究會找著
屬於自己的宿命

冬松

本名施龍輝，中學時代開始寫作，與詩人雲鶴創立“秋心詩社”，後更名為“自由詩社”。因從職軍部輟筆多年。2015年再次執筆。

太陽的訴說

一天最少一次
把自己沉溺
雖然血已染紅了滄海
我依然無恐也無悔
沒有任何苛求
甚至不要你的攜扶
只求在汪洋一角
安寧度過一晚
沒甚麼值得去懷念

起起落落
累了
就躲在烏雲風雨裡
細數世間悲歡
看人間花紅酒綠

昨日失落的燦爛
今天可不是又來了嗎
是循環的過錯
還是，沒有結局的邂逅

春過夏來 秋去冬至
雲天 無人相伴
獨行 獨唱 獨瘋狂
永遠孤單的至尊
笑看世界
撫平人間的
淚和笑
夜將來
棲息是我一天的
奢侈

■東楠靈

包頭人。2006年在菲律賓深造神學，深造期間在菲律賓世界日報發表長篇小說《天堂別為我哭泣》。現居於中國，專職詩創作。

獨走響沙灣

響沙灣真誠，真誠的還有五月裡
漫漫黃沙裡尋夢的人影
那空曠深處的荒涼
那荒涼背後的純淨
你是不是看得見生命的熱望
即便我如一粒沙塵
即便你身臨響沙灣，也不要
在飄來蕩去的浮沉中
說出生命的幻象
你在沙丘深處尋覓
即便細沙從臉頰拂過
也要把生命的暖流，當成英

雄的臂膀
寧願如沙粒一樣浮沉
也不肯在愛過之後再去淪陷
響沙灣的沙，掠過行者的眼
即便你的臂膀寬厚綿柔
也縱容黃沙吹來的荒蕪，落
在憂傷的眼裡
沙粒浮沉處，有潛伏的深情
黃色的沙丘旁我悵然回望
迷戀沙漠的行者啊
莫非幻化成沙，才能接近神靈
莫非沙塵滑落處，才能滑入
夢境
莫非愛上獨行的人
才能愛不止息

■竹草

原名葉雅君，筆名竹草，香港出生，旅居菲律賓。

風

葉
輕輕飄落
星星
眨眨眼睛
花香
掠過窗扉
海
從此澎湃
思念
向遠方飛翔

情書

——給愛喝茶的父親

如有
輪迴
請在
裊裊茶香裡
放慢腳步

氤氳中
盡是
前世小女兒的
綿綿
思念

■蘇榮超

福建省晉江市人。出生於香港成長於菲律賓。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新詩、散文散見海內外報章雜誌。著有詩文集《都市情緣》。

牆上的肖像

從某年開始
父親便不再衰老
荒蕪的鏡框
依然溫熱
額角折疊堅忍的
線條
刻劃著半世紀的
歷史辛酸
一條是家園的羊腸
一條是跌宕生命
彷彿都在訴說著他人的
顫抖情事

漫漫路遠 烽煙瀟天
扭曲了夢想 撥亂節奏
日子愈是張皇

從某年開始
對著發霉的
牆壁四周
父親便不發一語
看透冷暖的雙眸
炯炯
堅持將人間的情義
還給社會
將流星還給
天空
多情白髮

從憂傷到未來
最是那一抹淺笑
凝神 低首

藥楫擊碎水中月色
把一片一片鄉愁埋葬
懷抱綿綿的孤寂
逆流而上

從某年開始
父親卻找不到自己的
身影
太陽幽暗
袖裡藏不住
晨星和春秋

一聲滾燙的嘆息
父親是
溫暖風景

■許露麟

福建晉江人。1938 出生於菲律賓。1956 年就讀於台灣國立大學，1961 年開始寫作，曾受教於覃子豪、余光中。除詩作外，亦寫散文，短篇小說和專欄，作品散見於菲華報刊，曾入選菲華文選集。

寒舍

忘了蚊子的長相
只記得孑孓
愛在水裡彈跳
想攪活一盆死水

忘了蒼蠅的長相
只記得白蛆
常把一些腐爛
啃得一乾二淨

看不到蜘蛛
在牆角上一隅結網
也見不到一隻壁虎

在發黃的天花板狩獵

偶爾一隻蟑螂

從門縫隙間

引頸往內窺探

而後又消逝無蹤

總是有一隻飛蛾

在靜夜裡

撲向書桌上的檯燈

一把熊熊的火焰

蛋

水煮蛋

茶葉蛋

荷包蛋

炒蛋

滷蛋

鐵蛋

鹹蛋

皮蛋

笨蛋

壞蛋

混蛋

一粒雞蛋在恥笑一粒鸛鵲蛋

突然滾來了一粒駝鳥蛋

還是混蛋

■黃鳳祝

菲律賓大學和德國慕尼黑大學學習，1982年獲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任教於德國科隆大學、上海同濟大學、馬尼拉中正學院。香港明報月刊專欄作家。

五月端午天寫藍

杜鵑紅

玉蘭白

像是樹上長出朵

白蓮花

紅映白

白染綠

路上的過客

摘了朵石榴紅

歸人數著葉也綠

青清晴

情親沁

懷屈原

孩子孩子

古城古城

背道背道

一切都是

背道而馳

真是

當時無英傑

豎子成詩人

海子海子

顧城顧城

北島北島

■野風

本名蔡永輝，菲律賓新潮文社社長。

愛情就這麼 來了又走

妳未來到的白晝

都是《戀的哲學》書頁上

的留白，我

安靜地翻閱

安靜地吹口哨

把時光

吹得細水長流

綠，把妳想成一張書籤

妳優雅無聲闖了進來

如靜謐的午後

手機忽然響起一則問候

一場措手不及的打擾

輕輕合上吧，讓妳

緊貼我一頁的生活

把情話說得無聲

把相遇停在最美

歲月會翻開下一章節

妳的抽離

使我們最近的距離

僅擁有一次擦肩

悼念

——雲鶴先生逝世一週年

人生辭別若是一場夕陽

哀傷便都有了影子

一條一條無盡延伸

一條一條紋在心頭

成了傷痕

每當夜深

深到藏不住情緒時

會聽到時鐘滴答滴答……

還在掉淚

■杜鷺鶯

祖籍廈門。旅居菲律賓。自由寫作者。

書的看法

其實我並非想對你掩蓋甚麼

只是恭敬地淘洗

這一路拾到的文字

從新排列成

我一直想要敘說的樣子

厚厚的一本

讀與不讀

由你

或也可拿來把玩

一頁頁

細細摺疊成

茫茫心事

以不動聲色暗示

某種與文字

毫無瓜葛的創意

與時光相遇

如果指針能變成雨刷多好

與我相看你就不會慌張

細讀每一條皺紋的故事

望向自己的目光

已散澹成一片

候鳥遷徙的

窮蒼

■溫陵氏

本名傅成權，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中外散文詩學會會員。著有詩文集《霧島濤韻》、《過去未來共斟酌》。作品散見於國外文學雜誌。

守歲

從春晚，守

到春曉

今夜無眠

有老伴伴老

有真情情真

想唱一首

老歌，獻給

第一縷春光

一聲祝福

長歌在短句裡
微醺勝過酩酊
在旅途中有酒
有詩
就有，嚮往的遠方
一聲祝福，把秋冬
溫暖成春天

門神

守著
千年歷史
把邪惡擋在門外

踩亮了石板路
長巷的盡頭，是
江湖

■明澈

菲律賓文藝社前社長。

紅色的屋子

童年的時候
我住在那紅磚疊砌的屋子
歡樂過
蹦跳過
十幾年
奶奶告訴我：
那是伯公從菲律賓——
賺錢來建置
屋子蓋好
還沒有石埕與牆圍
伯公在海外被番人刺死
我那小小的心靈
看到那紅色的屋子
恍惚看見了伯公的血
離開了故鄉
已二十多年
時間漸漸沖淡了記憶

昨天媽媽來信告知
那紅磚疊砌的屋子
已經倒塌成廢墟
我惋惜的
不是那紅色的屋子
而是伯公的血和淚

■悠聲

本名李劭農，土生土長華僑，新潮文藝社社員。

相思

樹幹上
刻著兩顆心
隨著樹的長大
心也在膨脹

誰能將綿延的相思
再植入膨脹的心裡

松樹

真想把長在後院的松樹
劈開
數數它的年輪

我懷疑它患有老人痴呆症
不然
每回在樹蔭下泡茶的時候
總會落下幾枝葉針在茶碗？

秋風告訴我
松樹沒有病
是松鼠在替它抓癢

●菲律賓新潮文社詩輯

T · S · 艾略特早年詩

③

◎張子清

譯

羅密歐一臉的嚴肅認真，
手拿禮帽和吉他一路走來，
月光顯得彬彬有禮，厭煩而無奈，
他強拉朱麗葉在門旁作愛情辯論，
對話不成，於是彈起老調聲聲，
出於對他們命運的關愛，
我安排僕人在牆後面等待，
一陣猛刺，女主角已成鬼魂。

月光下的地面被鮮紅的血染成一灘——
男主角微笑了，以其最佳方式把頭抬，
對著月亮斜睨深沉而瘋狂的一眼，
（不需“永遠愛？”——“下週再愛？”）
女讀者們都為此淚水漣漣，無比感嘆：
“這完美高潮是所有情人所追求的真愛！”

在我們面對著縈繞於心的歲月之前，
我們在你的蔭庇裡，等待
與你，美麗的哈佛，相見的這個時刻，
你的蒞臨消除了我們徒勞的遲疑亂猜。
我們的舉動就像你的子孫般的舉動
是憑著你祝福所賦予希望的力量，
我們啟程，帶著從你腳下湧出的希望和抱負
以及我們所接受的過去的思想。

儘管明天將失去這些美好的歲月，
我們依然不會太過悲切痛楚，
離開我們生活的這地方，我們從哈佛
帶走這麼多的精神財富。
那些沖淡和泯滅的歲月恰恰
也給予我們的眼光，瞧
見我們在未來、現在和過去
都歸功於你，美麗的母校。

月光花對著飛蛾綻開，
薄霧從海上爬進來；
一只大白鳥——雪白的貓頭鷹
從檉木上滑翔下來。

親愛的，你捧著的鮮花，
比海上的霧還要白；
你有沒有更亮麗的深紅色
生命的熱帶花給我送來？

夜曲

頌歌

歌

莎拉·蒂斯代爾 *Sara Teasdale*

詩作選譯

◎岩子

管得了身體，可 管得了靈魂？ Doubt

靈魂住在身體裡，
你擁有著她和她的房子——
可有時候她不安分守己
猶似放浪不羈的風流女子；
水性揚花，追新求異，
萍蹤和去向你無從曉知——
啊，我那忠貞不二的身體，
如何將不守婦道的靈魂抵禦？

歌曲樹 The Tree Of Song

所有我的歌，都唱給他人聽，
惟你，我不響一聲。
我的歌曲樹赤裸裸，
赤裸裸在明媚山陵。

你的到來猶同威猛颶風，
滿樹的葉被席捲成空，
陳年舊事般
遠落海角天邊。

我的歌曲樹赤裸裸，
赤裸裸兀向蒼穹——
我把歌獻給了他人，
把自己獻給了你。

雪花吟 Snow Song

雪精靈，雪精靈，
飛呵，飛呵，漫天飛。
如果我是你，
那該有多美，
輕輕地、輕輕地自由天空裡。

猶若一顆星，玲瓏又晶瑩，

飄呵，舞呵，
飛近，飛近，
我的心上人，
踏雪把路歸。

我將飛向我的愛
似雪花狂飆中，
仙去，
仙去，
在他溫暖的唇上。

如果我必須得走

If I Must Go

如果我必須去天堂
爬上彼岸的雲梯，
切勿離開我，你的目光，
請一如既往給我以關注；
光陰不饒人似落葉般飛逝，
而咱倆無須在意，因為我和你
在天是比翼鳥，在地是連理枝
永遠的心靈知己。

忘卻吧 Let It Be Forgotten

忘卻吧，就像忘卻一朵花，
一團火，曾經歌詠的純真。
忘卻吧，永遠、永遠，
時間，益友也，他教你我老成。

倘若有人問，就說忘記了，
許久、許久以前，
就像一朵花、一團火、一串無聲的腳印
在一個久已忘懷的冬天。

秋黃昏 Autumn Dusk

重山千浪頃，
孤月碧空明。

萬里無人影，
乾坤共我行。

關於詩人：

莎拉·特雷弗·蒂斯代爾 (Sara Trevor Teasdale, 1884.8.8-1933.1.29)，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著名女抒情詩人。她的詩心思細密婉約，筆調超然雋永，時而熱烈，時而含蓄，無論自然的美妙，還是愛情的悲喜，抑或命運的無常，均在她的字裡行間得以淋漓盡致的呈現。然而，在德國買不到她的詩集，讀者不認識她，包括些個學者和文人，對她的名字也是聞所未聞。有些靈魂，正如有些花兒只為寂寞而開。這樣說，似乎也不夠準確，與艾米莉·狄金森不同，蒂斯代爾生前出版過四本詩集，其中之《戀歌》曾經於1918年榮獲了包括普利策詩獎在內的3個獎項呢。

關於蒂斯代爾，德國維基百科裡也是寥寥數語。出生在紐約，從小體弱多病，囿於維多利亞時期傳統而保守的清教徒式成長環境，她沒有與自己的摯愛和狂熱的追求者詩人韋切爾·林賽終成眷屬，而是嫁給了一名商人恩斯特·費羅辛格，但14年後（1929年）還是離了婚。1933年，莎拉·蒂斯代爾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片，在家中的浴缸裡長眠不醒。14個月之後，韋切爾·林賽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黑寶石 The Black Jewel

黑暗中
只有那蟋蟀的聲音

樹葉間的南風
是那蟋蟀
拍岸的浪花
和山谷另一邊的犬吠也是

那蟋蟀從來不睡
那蟋蟀整個就是一隻眼的瞳孔
它會跑它會跳它會飛
月亮在它背後
穿過夜晚

我聽的時候
只有一隻蟋蟀

那蟋蟀住在沒有光亮的土地裡
在根莖裡
在風以外
它只有那一種聲音

在我會說話之前
我就聽到了那蟋蟀
在房子下面
然後我記住了夏天

也記住了老鼠而盲目的閃電
生下來聽到那蟋蟀
奄奄一息它們聽到了它
發光物體轉動聽著那蟋蟀
那蟋蟀既沒活著也沒死
那蟋蟀死了
仍舊是那蟋蟀
在空房中那蟋蟀的運命
迴響

“時間忽而停頓了／且慢慢往後／一年接一年倒退……”這是張堃詩作〈墓園一角〉中的詩句，從中抽出“時間慢慢往後倒退”來概括他最近出版的詩集《風景線上》（台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5月版）還是比較合適的。這句話表達了我讀了他這本詩集的總體感覺。

在我們許多人的印象中，時間是一維的，只能永遠向前流逝，而不可逆流。然而，在詩人張堃這裡，時間是可以“停頓”的，而且還會“倒退”。詩人的這種表達並不是故意與人們的常識相反而行，而是他在進入人生暮年的一種生命體驗。張堃，生於1948年，現在已經是年近七旬的人了。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現代人壽命比較長，年近七十，只能算是剛剛跨進老年的門檻。不過，現代人與古人相比，生活的空間比古人大得多。張堃生於台灣，後來移民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邊經商，邊旅遊，邊寫詩，無論是遊歷過的地方，還是交往的人群，都讓他的閱歷比一般人更豐富，因而他的這種豐富的人生經驗使他對於生命的理解和認識更加深刻。因而，張堃不同於青年詩人，如果說青年詩人往往是站在現實當下而瞻望未來，那麼張堃則是以現實為立足點而回首過去。當他回首過去的時候，時間於是出現了倒流的現象，退回到過去。“兒童節”是詩人常常寫作的題材之一。在許多人詩作中，我們所見到的往往是兒童們和家長們的感受與體驗，還可能展現著兒童們的成長與未來。然而在張堃這裡，〈兒童節〉所寫的則是詩人自己“返老還童”的感受：“夢會漸漸老去／再老一點／就會返老還童了／於是我趕緊收集了月色／和一些稀疏的星光／在黑夜中／照亮／迎面走來的童年”。這是一位老人在兒童節裡的感受，他所感覺的是，人生如夢，而這夢正“漸漸老去”，但是詩人沒有像李商隱那樣感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在

“兒童節”裡讓時間倒流，重做童年之夢：“看卡通電影／吃雙色冰淇淋／順著一首童謠的節拍／踏上水上浮橋／搖晃中／忽聞幼時玩伴／喊我小名／遂失足掉入一波波／轟然湧來的嬉鬧童聲中”。童年之夢獲得的是嬉戲的樂趣、純真、友誼和無憂無慮。

其實，時光倒流或者時空穿越只是幻想和神話，而文學跨越則是通過聯想、回憶、幻覺、幻象等方式實現。在詩人這裡，現實只是走向歷史和童年的一個觸發點，由這個觸發點，詩人則跨越時空，令時間倒流，而且根據自己的感覺和體驗令時間的車輪或快或慢。不過，對於老人而言，時間的車輪則可能“停頓”，而且還可以往後“慢慢”地“倒退”，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段，穿越到記憶中的某個場景，回味當年遇到過的某種“風景”。〈後山埤之惑〉以《聖經》的《約伯記七：10》的“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的詩句為“題記”，寫出詩人“往南港／順著童年印象／去拼一幅／神秘水塘的路線圖”。眼前的“街景”也可以勾起詩人進入回憶：“人聲與車聲／由遠而近／漸漸喧鬧了起來／我的回憶／就從眼前的一張老照片／開始浮漾”（〈街景〉）面前的“舊相簿”同樣可以將詩人帶到遙遠的記憶：“突然一聲驚呼／我被一頁塵封已久的往事／刷聲翻了過去”。（〈在逝去的鐘點裡·舊相簿〉）“黑膠唱片”和“黑白電影”也都讓詩人“回到童年夢境／直到劇終”。（〈在逝去的鐘點裡·黑白電影〉）當然，張堃不只是一要讓時光重回孩童時代，他還走出個人的經驗，以人類的感知回到某個歷史時段。在〈動物標本〉中，詩人由眼前的博物館裡的動物標本穿越到若干年前的蠻荒時代，聽到荒野裡的風聲與“帶著沉沉回音的槍聲”。在〈現代社會行者的感傷〉（《葡萄園詩刊》2013年夏季號第198期）中，我說：“他應該是一個行者，從台灣到北美，從西

1983

方到東方，他在馬不停蹄地奔波勞碌。從表面上看，他是作為一個生意人在為生存奔走；其實，行走是他的人生姿態，也是他的生命呈現形態。”那是對張堃詩集《影子的重量》所作的評論。如果說張堃在那本詩集中所表現的是他常常行走於天下，那麼在這本詩集中他則更多的表現的是走進歷史的記憶。如果說行走是人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是生命體驗的一種形態，那麼回憶則是精神的反芻，通過反芻將其提升到新的境界。

人在陷入回憶的時候，所表現出的往往是平靜的狀態。在張堃的《風景線上》裡，安靜成為他詩的基本色調。“一切真的安靜了／除了隱隱傳來／沉鬱的木魚聲／清脆的鈴鼓回音／以及／偶爾一二句／僧人的低吟誦經／山徑遂靜悄悄了／花木沉默了／奇石巨岩不語……”（〈般若波羅蜜多的大海——秋日訪和南寺〉）“時間冷冷流過／寂靜中／所有的回憶／也全都跟著流逝……”（〈門環〉）安靜的環境讓人心境平和，也容易讓人陷入沉思，也可以讓人仔細的品味人生，感受生命的勃動。從某種意義上講，靜謐的境界是農業文明的體現，是農耕社會的特徵。中國古代詩詞就有許多營造著靜謐的氛圍，我們可以從王維、賈島等人的詩作感受到。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一方面享受到工業文明帶來的優裕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也感覺到工業文明的快節奏的生活與工作令自己的神經特別緊張，因而常常需要到靜謐的環境中舒緩一下。於是許多人想到了鄉間生活，想到了田園牧歌。從張堃的情況來看，他長期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美國，而且還因經商需要而奔走於世界各地，因而需要在靜謐中緩解一下緊張的情緒；另一方面，進入老年的人，大多從激烈的競爭中退了出來，工作的強度與力度則有所減低，那麼生活節奏也就有所放緩。這樣，他就可以靜下心來咀嚼人生的況味，就可以在平靜中進入回憶或者品賞生活。

平靜中沉入記憶，而記憶由於時間的作用而斑駁、褪色和模糊化，而且呈現出碎片化的形態。記憶是寶貴的，是人

類文明與進步的保證，是個人生命存在的見證，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方式，但是記憶的褪色與不完整性與無可選擇性，令人傷感。試看老人院裡的老人，“身體歪一邊／輪椅也跟著歪成／下坡的坡度／回憶傾倒了／印象歪到模糊不清／終至一片空白……”（〈老人院二帖〉）詩裡的老人隨著身體的衰弱，記憶也在衰落。其實，不只是老人，我們每個人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記憶都有模糊和流失的一面，只不過不像老人那樣明顯。這是人類的共同的困境之一。〈後山埤之惑〉其實表達的就是記憶讓人困惑與迷惑：“那些還原的景色／一站一站／在搖晃之間／卻瞬息模糊了／下了車／徘徊在街角／竟又迷失了方向”。〈門環〉寫出了回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且“顏色褪了／光澤暗了／故事曲折動人，只是陳舊了些／人物愛恨分明，只是蒼老了些／彷彿什麼也留不住”，給人留下的同樣是長長的一聲嘆息。人到老年，最可怕的是患上失憶症，這就像“軟片曝光／錄音帶洗掉／記憶晶片刪除／／無法重新開始的過去／瞬間歸零”（〈失憶症〉）。當然，失憶症所失去的不只是記憶，還包括人生的閱歷與生命的體驗。而人到晚年，就是要與遺忘搏鬥，要千方百計地保留記憶，保存歷史。如果要挽留記憶，只有通過寫作的途徑。寫作才是抵制遺忘的最好的方式和最佳途徑。

面對時間的流逝與老年的降臨，每個老人都可能產生一定的感傷，慨嘆歲月無情。張堃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他的感傷，這在他的詩作中人們可以感受到。在《影子的重量》集子中，張堃的感傷是與他的流浪聯繫在一起的。（參見拙文〈現代社會行者的感傷——論張堃詩集《影子的重量》〉）到了《風景線上》集子裡，詩人的憂傷依然存在。〈蒲公英〉一詩顯然承接著《影子的重量》中的流浪中的愁緒：“我生來就是宿命論者／無權決定方向／唯有選擇／在風中旅行／／習慣於讓氣旋任意擺佈／我的流浪／注定是風的輪回／只因我的身上／有著浮萍一樣的基因”。流浪中，詩人感受到的是人生的被動——

“無權決定方向”。在溫柔富貴之鄉揚州，詩人行走在夜晚的大街上，聽到的是“淒怨的調子”，聽出其中“如泣如訴”的味道，心裡不由感到“憂傷”，而這種感覺拉著他穿越時空來到遙遠的古代，讓進入了“古裝戲的劇情裡”。（〈那一聲夜晚——揚州慢聽後〉）〈椅子自述〉所表達的則是邊緣化人生中的某種期待，淡淡的感傷隱含其中：

戲裡沒有台詞
沒有動作

我的角色
是一個不變的姿勢
沉默中
保持一貫的態度

我不是路人甲
也不是路人乙

甚且，千萬別把我看成
道具

詩中的椅子是沉默無語的，也沒有表演的動作和表情，這就容易為觀眾所忽視，也為這個世界所忽略。這完全是老人的處境，由於上了年紀而退出了聚光燈，所以很難為人們所關注。但是，椅子並沒有退出歷史的舞台，它還佔據著舞台的一角，還在擔當著自己的角色。問題是觀眾的態度是漠然的，因此，椅子要發出自己的呼喊，希望人們能夠將目光投向自己。不管怎樣，自己還活著，還在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這就是說，每一個老人都有其不可替代之處，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生活。秋天是令人憂愁的季節，然而憂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而在張堃這裡，秋天是一種隱喻，與人到晚年相同構。如果說春天對應著人的青草少年，那麼夏天則以其熱烈盛情與人的中年、壯年相對應，秋天顯然隱喻著人到晚年，因為秋天以其平靜與安詳對應著老人的生活狀態。當詩人看到秋天的景象，他的心底湧起了悲涼的情緒：“秋天的心情／研究很灰濛了／蘆葦花／在風

中還不住地／把枯白的憂鬱／恣意渲染”（〈無題小詩三首〉）詩中蘆葦的“枯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老人的蒼蒼白髮。

不過，張堃是一個樂觀開朗之人，他沒有一直陷入感傷之中，常常以豁達的情懷面對人生。在〈天堂鳥〉中，詩人面對著“花謝了／枯萎了”的現實，“望著空了的枝梗”，突然有了他的“恍悟”，“那個被曲解的故事／真的更加浪漫”。能夠從衰敗的事物那裡讀出浪漫的，一定是精神十分強大之人，一定是心胸開闊之人，是對於世界有了透徹感悟的人。在造訪了和南寺之後，詩人從寺廟濃郁的宗教氛圍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諦：“我屏息／定睛俯視／眼前靜止的太平洋／千朵萬朵蓮花／悠悠在海上綻放開來／我已來不及思索／究竟是真還是夢幻／只聽到梵音唱大悲咒／從身後由遠而近／以低沉的顫音／轟然唱起”（〈般若波羅蜜多的大海——秋日訪和南寺〉）在這裡，詩人聆聽到了宇宙深處的聲音。張堃還從自然世界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此抵禦因憂鬱而可能陷入的消沉。“湖水中央／緩緩升起的一抹微光／正幽幽亮起／其實早就知道／晃漾的水波漣漪／也是晨曦打招呼的方式／所以，我專注去聽／只有寧靜時才聽得到的／輕輕呼吸”（〈湖濱散記——Lake Tahoe, California／Nevada〉）詩人在美國的湖濱，聆聽自然，聆聽生命，與寧靜中，他聽到了生命的真諦。正是在寧靜的諦聽中，他的心靈獲得了與自然的對話，並且獲得了靈感。於是，聆聽便成為張堃的一種生活姿態，聆聽讓他走進自然，探索宇宙，走進心靈世界，觸摸他人靈魂，是他與這個世界對話的根本途徑。

張堃不僅與自然對話，而且還和中外詩人做靈魂的溝通。在《風景線上》裡，張堃留有一輯書寫中外詩人的詩作。最先躍入讀者眼簾的是〈我擁抱過辛波斯卡〉。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199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張堃因讀了她的詩而擁抱她。他在讀她的詩集時，是在傾聽詩人發自靈魂深處的聲音，

於是他感到了她的體溫，同時感到“波蘭的距離近了”。由於是心的投入，於是，張堃的閱讀既不是許多人的那種吸取某種知識，也不是一般人的那種藝術欣賞，他的閱讀是，“我再次擁抱／她的詩句／這一次，不去思索／詩裡的奧義／只想在寒夜／從她的詩中／取暖”，顯然張堃通過擁抱辛波斯卡詩句獲得了精神上的溫暖。狄瑾蓀（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國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張堃在詩中寫道：“我和狄瑾蓀／有過一次約會”。這裡的所謂約會當然不是現實生活中的見面與交談，而是在閱讀中二人精神上的相通。這次“約會”是“在小鎮街角的小咖啡館”裡，張堃“聽她輕聲朗讀／我為美死去”（〈在預感中相遇〉）。在“落幕之後”的專輯中，張堃為5位女詩人描繪出她們的側影。這5位現代女詩人分別是陳育虹、利玉芳、夏宇、墨韻和隱匿，她們都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是當代馳騁於台灣詩壇的女詩人。張堃同樣是以詩為管道走向她們。比如在張堃的感受中，要認識陳育虹，就必須“去山谷水涯找她／去花叢樹影找她／去希臘神話找她”（〈人物素描五幅——現代女詩人側寫·陳育虹〉），因為“山谷水涯”、“花叢樹影”和“希臘神話”構成了這位女詩人詩世界，而且女詩人的靈魂就浸潤其中。利玉芳的身影讓張堃聯想到“一句拉長尾音的客家山歌”（〈人物素描五幅——現代女詩人側寫·利玉芳〉）；而夏宇給張堃的印象中是與童話世界聯繫在一起的；讀了墨韻的詩，張堃“也常有昆曲伴奏的幻境”（〈人物素描五幅——現代女詩人側寫·墨韻〉）；從隱匿的詩中，張堃品出了“辛波斯卡的味道”（〈人物素描五幅——現代女詩人側寫·隱匿〉）。紀弦是台灣詩壇的元老，以倡導現代派詩而著稱。紀弦仙逝以後，張堃寫了〈落幕之後——懷詩人紀弦（1913-2013）〉一詩表示懷念。在詩中，張堃深刻地體會到紀弦詩的意蘊內涵：“他慢慢地舉起枝椏般的手臂／指向高高的檳榔樹／輕嘆再高也高不過天堂／孤絕的狼嚎／就只在詩集裡淒厲嚎叫／這

些寂寞／全是一種過癮”。在這裡，張堃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走進紀弦的詩的世界。在〈瘦至無形——懷詩人周夢蝶（1920-2014）〉中，張堃同樣與周夢蝶展開心靈對話，體味到周夢蝶詩的“瘦了的風景”與“更遠的無形之地”的深刻含義。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博士、著名詩評家楊宗翰應邀欣然給張堃的《風景線上》作了序，其題為〈他的風景遍佈時間〉。這個標題突出了張堃這部詩集中作品的極其重要的元素——時間。如果我們聯繫到他的《影子的重量》就可以看出，如果說張堃前一段時間的創作重在空間，那麼他最近幾年的詩作則在時間的軸線上看“風景”，他所看到的是經過時間淘洗的最本真的“風景”，這些“風景”雖然不那麼艷麗而光彩照人，雖然已經褪色並且有些斑駁，但是所呈現的則是生命的一種重要的形態。換句話說，張堃的詩作透過時間參悟到人生的真諦，而且也必將在時間的峰巔上閃射出獨特的光彩。

2016年5月25日於揚州存思屋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與上帝對弈 的沈浩波

◎西楠

在聖方濟各聖堂前

我喜歡那些
小小的教堂
莊重又親切
澳門路環村的
聖方濟各聖堂
細長的木門
將黃色的牆壁
切割成兩片
蝴蝶的翅膀
明亮而溫暖
引誘我進入
門口的條幅上
有兩行大字
是新約裡的話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想了想
在心中默默地
對耶穌說：
“對不起
這句話
我不能同意”

沈浩波的這首短詩，語言別具特色。它不像抒情詩般唯美，似乎也不大符合人們慣常思維中“詩”應有的天馬行空或晦澀深邃。口語化的短句，充滿力量，如同一把利劍，直指人心，一如沈浩波的絕大部分詩作品那樣。詩人伊沙在評論這首詩時曾表示：沈浩波擅寫寫作此類“直言體”詩歌，詩人的特點是“沒有絲毫猶豫，抓住一點，不及其餘”。

這首詩的結構也十分精巧。前十一行看似漫不經心地

寫景，向讀者勾勒出“澳門路環村的聖方濟各聖堂”，場景鮮明：“小小的”教堂，“莊重又親切”，“細長的”木門，“黃色的”牆壁猶如“兩片蝴蝶的翅膀”……這一切顯得迷人，它們“引誘”詩人“進入”。接著，詩人筆鋒一轉，轉入關於“真理和生命”的思考。全詩始於“場景”，終於“哲思”，在結尾處完成本詩的升華。

最後，我想指出，本詩是一首與宗教相關的詩，因而解讀這首詩，似乎也窺見詩人的部份宗教觀。在後半部份，詩人看到教堂門口的條幅上寫著“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思考過後，詩人在詩尾直抒胸臆，對耶穌說：“對不起，這句話，我不能同意”。簡單的兩句話，簡單的一個轉折，卻淋漓盡致地展現出詩人的獨立思考與對宗教、乃至集權的質疑精神。在詩中，詩人說“明亮而溫暖的教堂門口‘引誘我進入’——我們不得而知詩人在物理上是否真的‘進入’，但在詩的結尾處，卻表達得清晰明了：至少，詩人的靈魂，並沒有‘進入’這座教堂。

誰的葬禮？安葬什麼？

——讀雷默《如是》（之一） ◎宋寧剛

如是（之一）

秋天來了麼
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正在上演
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
愛，彷彿山野遺落的核桃
唯有擊碎，始見真心

這是雷默又一首出色的新禪詩。僅從這首詩的題目來看，也是近禪的。佛經中多數經文都以“如是我聞”開始。〈如是〉借用佛家語，看似虛指，實則具有很強的概括性，更有一種以佛眼來垂憐和觀照世間的定然與無限。

全詩以問句（疑問或設問）起，前兩行——“秋天來了麼／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正在上演”——是一個倒裝。實際上是由於那個隱在詩後的“我”，看到“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正在上演”，有些意外、甚至驚覺，才（自）問“秋天來了麼”的。什麼是“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進言之，這是誰的葬禮？

我們很容易想到，季節更替、百花凋殘，大自然由綠變黃、進而在一陣風中飛揚紛落的過程，像是“正在上演”一場“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但是，下面的一行——“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似乎並不支持上述理解。因為按照這種理解，“入殮者”是清楚和確定的，它就是大自然。可是第三行卻說，“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為什麼？這句詩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對前兩行的理解錯了麼？我想，不能算錯，只能說是不周全。詩的第三行更像是一個反詰，它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你真的那麼確定，入殮者就是大自然麼？換句話說，你真的確定“正在上演”的“

葬禮”就（只）是大自然的“葬禮”麼？這是引人深思的一句。它似乎在提醒我們進一步追問，這究竟是誰的葬禮？又是怎樣一個葬禮？

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發生在秋天的葬禮。它是大自然的葬禮。在大自然之外，它更是時光本身的葬禮，是我們每個人都看不見的生命一部分之衰亡與代謝的葬禮。當然，從時光的角度來看，無論哪個季節都是逝去和“葬禮”。然而，只是在秋天，凋落和衰敗才與“葬禮”更具應和性。就此來說，它除了是一場發生在秋天的葬禮，更意味著“秋天即葬禮”。

中國古詩中有悲秋的传统。看到樹木由綠而黃，花朵凋零，枝葉搖落，由大自然的一次衰殘，想到個體生命同樣難以避免的衰朽和死亡，不禁悲從中來；看到瀟瀟秋雨，感受著一日勝似一日的寒涼，倍感惆悵和傷悲……作為一首現代詩，〈如是〉的旨趣不同。它出離了那種直接的“感於四時”的直接的悲愁，從對心緒的單純書寫，進展到思考和我觀照式的書寫。也就是說，從對意識的書寫，轉向對意識的意識即對自我意識的書寫。之所以這麼說，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詩人看到的是一場“盛大而又華麗的葬禮”，“盛大而又華麗”在某種程度上消釋、減輕了“葬禮”的悲苦與內心的重負。相反，它給人的感覺有些像是節日，“盛大而又華麗……正在上演”。這不是傳統所說的以喜景寫悲情，而是倒轉悲情為喜樂。否則，“如是”二字的“放下”和舉重若輕，就無從被落實。此外，詩中雖然說“葬禮正在上演”，

轉變詩創造的思維方式

——淺讀項美靜詩的新作

◎劉強

女詩人項美靜新近的詩創造，在思維方式上有了一定轉變，由詩的“實觀”轉變為詩的“虛觀”。

詩創作思維方式的轉變，決定詩的發展和詩美藝術的提升。當今詩壇的詩創造和詩評論，給人的感覺是“老生常談”，落於“實”。乃至千人一面，看不見詩那種“出虛”的面孔，讓人有些失望。寫詩論詩，無論是“空對空”、“地對空”，總給人沒有目標感；而“實對實”又只能落於“實”，跳脫不出生活泥淖，而沒法實現藝術升華。怎麼辦？項美靜對我說，“只有轉變詩創作的思維方式了。”她能出此一步，我感到很高興。近讀項美靜的一些詩作，的確體悟到了前人說的“詩的神妙在於飛”。

詩美藝術如何才能“飛”？項美靜感覺到，詩的想像的展開並且進入靈覺，會有不同尋常的發現。她創作〈烏鴉遺訓〉，就是以詩的想像藝術推動黑與白的判斷：

這世上有誰敢說比我白／／禿枝殘極頹廢且憂傷／光天化日下赤裸著，一團黑／／呱呱，烏鴉猛地咳了兩聲／在暗夜將我吞噬之前／先把預言隱藏於羽翼，連同真理

這個世界，黑與白的比較有時候隱藏著，肉眼看不見，必得以靈視見。詩的曲折內涵沒有說出來，需要讀者以自己的二度創作，將詩的內核剖析出來。或許，世人說的信仰危機以及重建對真理的信任，於此詩有所表達。我看，詩人在從事詩創作的時候，思維角度不同了，一定程度上啟動了靈覺。

靈覺包括靈視、靈聽、靈觸、靈嗅、靈味，進入詩美藝術，那些肉眼不可見，肉耳不可聞，肉體不可觸，肉鼻不可嗅，肉舌不可味的五官感覺，可以得到“靈”的升華。〈風在吹

卻並沒有簡單直接地指認說這是誰的葬禮，而是給出了一句經過自身思考的話——“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在筆者看來，它的真正意蘊，並非是說真的沒有人知道入殮者是誰，而是說無論簡單地指出入殮者是誰，都遠遠不夠。因為“入殮者”深遠和眾多遠超出我們的覺知和想像。

接下來的兩行，似乎也有些費解，至少是讓人感到意外：

愛，彷彿山野遺落的核桃
唯有擊碎，始見真心

“愛，彷彿山野遺落的核桃”，這個比喻是巧妙和富有新意的。它是“遠取諸譬、近取諸物”的一個很好的範例。“愛”是看不見的、抽象的，“核桃”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具象之物。用具象表現抽象，才好為人理解和接受。愛在什麼意義上像“核桃”？在“唯有擊碎，始見真心”這一點上。為什麼說，“愛”像“山野遺落的”核桃？因為真正的愛不見得是時時掛在嘴邊、被人聽到和“看”到的。相反，它往往是深深隱藏著的，甚至在很多時候是不太被感覺到的，就像“山野遺落的核桃”（而不是被採摘回家、被有意識地收穫和保藏的核桃）。這些被“山野遺落的核桃”一樣的愛，只有在擊碎的時候，“始見真心”。這似乎是個悖論，在一種極端、甚至毀滅性的處境（“擊碎”）中，才能看到“愛”，看到“真心”。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愛”與“死”的辯證。愛是相互的。我們所愛的人，當他或她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我們或許不太在意，不太重視。可是在他們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感到他們的不可或缺，才感到他們的好，才對他們顯出難以割捨的情意。這時，我們所感到的愛的分量，可能會大大地出乎我們的意料。就此而言，在愛的對象失落之時，我們才會感到那份“真心”。愛的對象的失落，也就是愛本身的失落，因為愛是有意向性的，失落了對象的愛，是不再可能完成的愛，也就是被“擊碎”的愛。詩中所說，不是愛的對象，而是愛本身“彷彿山野遺落的核桃／唯有擊碎，始見真心”，正是落在了這種“間性”或“交互性”上。

詩的最後兩行，與前面三行是什麼關係呢？初讀之下，感覺它像是開啓了另一個話題，從“葬禮”轉化到“愛”。但是，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如前所述，只是在“葬禮”到來時，才可見對“入殮者”的“愛”，才可見愛本身——至少“葬禮”是愛釋放和外現的一個重要契機，甚至檢驗。在“葬禮”這一訣別的儀式中，可以看到誰是真的在愛，真的不捨。不僅如此，葬禮也是對參與和見證葬禮者的一次啓示。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的最後兩行是從前面三行的敘述中右開一筆，從見證葬禮和愛著同時又思考著的人的角度，展開的敘述。這是一個身兼見證者和旁觀者的判言和偈語，也是帶有覺悟性質的“偈語”。

如此“旁觀者清”的覺悟，呼應著詩題〈如是〉。正如本文開頭所說，在“如是”二字中，自有一種如如不動的定然，有一種從高處看待世間物的慈悲與觀照。發生在世間的一切，無論“葬禮”還是“愛”，以佛眼觀之，都是值得體恤、悲憐和撫慰的，都是“如是”而已。

正如葬禮也是一次新生，安葬也是一次安放，讓安放者平心、放下的一種方式。同樣，愛不過是緣起緣滅之物，它可以在一念中執著，也可以在一念中放下。無論何種方式，都不過是“如是”。在這“如是”中，有一種關切有情卻不自陷其中、包納萬有又不為所動的超乎世外的安然與定持。

雷默將自己的詩稱為“新禪詩”。“新禪詩”“新”在何處呢？新在有對生活的活潑潑的感受，有鮮明的生命意識，有現代性的自覺。它不是書齋的產物，而是來自生命本身的自覺——正如這首僅有五行的詩作，每一行都隱含著沉思與自反的意味。雷默通過自己出色的詩作，不僅為新禪詩正身，也在不斷地開拓其可能性，帶給世人驚喜與省思。

2017年寄自南京

·與胡適同題詩〉寫：

和夢有著相似的輕盈／輕盈的羽翼上
躺著喝醉的雲／琵琶上盤著的蝶欲飛
又停／民國的胡琴嗚咽著唐宮的長恨／
／若不是雪在紛飛中幻化成精靈／你怎
會一展翅 便淒美成傳說

(2016.02.15)

此詩的境界和像現，全在想像層次上。與胡適早期的詩相比較，跳脫了詩的“實”觀而取“虛”觀。你感覺到“風在吹”了嗎？靈觸視風的羽翼，非肉眼能見。靈觸撫摸到喝醉的雲，非肉體觸覺可到。手彈琵琶以“蝶欲飛”描摹，不也是靈觸？胡琴嗚咽著“長恨歌”，冰雪化作精靈，都在靈覺藝術——空靈美的境界上，讓人感覺到一種新的藝術之風在蛻變。於更高的層次上，尋求和把握中國新詩這樣一個“精靈”。

讀項美靜〈誰知貓的心事〉，出一種“靈趣”。詩能出靈趣，大美。

躲在書堆後／直盯盯瞧著。那隻／正在，咬文嚼字的鼠 (2016.12.11)

或許，這“鼠”和這讀書人，二者全息。宇宙全息，天人合一。一種鏗而不捨的讀書精神，靈視可見，靈觸可感。

拉開距離，是中國詩“象此意彼”的傳統，抵達最高的藝術境界。〈援手〉也是如此，與優秀傳統對接。

愛在現實的見證下／化成一滴血／那朵十字架上盛開的花 (2016.11.20)

愛的赴湯蹈火不說出來，以愛與“十字架”的距離表現出來，而且是十字架上盛開的花。這樣，展現詩的距離美。平常人表達愛用玫瑰花相贈，如同古人“贈之以芍藥”，而以“十字架上盛開的花”作為比擬，不啻以心相許，甚且以血援手。讀之撼人心魂，藝術感覺上更給人神妙的“飛”的靈動。

詩人項美靜轉換詩創造的思維方式尙才開始，已然有了一個好的開端。很快，她詩創造的靈美藝術就會臻於嫺熟。

2017年湖南省株洲市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埃爾比亞爾 (El Biar, Algeria)，卒於巴黎 (1930-2004)，享年七十四歲，是一位哲學家 and 富有創見的思想家。他對西方哲學的批評包括文學、語言學及精神分析學，名震於世。

他是西班牙籍的猶太人後裔，家庭是卜滋華中產階級。病魔困擾他家庭，本來的三個兄弟只剩下了他。1940年，法國的維希傀儡政府受到納粹黨人的壓力，對猶太人實行歧視政策，以德里達是個頑童的理由，把他趕出校門。不久，全家的民權被取消。在猶太人辦的學校就讀時，就失去了學習的興趣，而幻想成爲一個足球明星。

在某一次聽了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講學被之所激怒下，大量閱讀紀德和其他存在主義運動的作品。德氏在高中畢業後才真正地深入沙特、尼采與海德格爾的哲學。他同時也閱讀了馬爾羅的小說、文藝理論及東亞人的心理學。雖然他在校的成績分很低，但校方卻認爲他理智超群，將他送到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讀哲學，1949年十一月後，他執教於巴黎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院 (Ecole des Hautes Sorbonne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1956年，德里達參軍爲法文教師。在法國時，認識了一個女精神分析家並於1957年結婚。婚後搬到美國任教於哈佛，並生了兩個男孩。1960年，德氏又回到巴黎的 Sorbonne 學院教哲學，德氏再回巴黎教學的目的是留居法國 (戰後，阿爾及利亞獨立，生活窮困)，但他受到嚴重的歧視和異化苦難。

就在這段時間裡，德里達參加了一個團體，專門地研究神秘主義、奧秘的、形而上學的、猶太教的喀巴拉學說、精神分析之類。該會出版的《泰凱爾》雜誌廣泛地影法國的學者。

1962年，他寫了一本名爲《胡塞爾所著：論幾何學》的書，指出胡氏沒有談及直覺知識的來源。德氏並指出西方哲

學含有很多斷層和絕對的真實。

就是用上述的理由，德氏把西方哲學解構了，稱之爲 Deconstruction。其實他是個反哲學家 (Anti philosopher)。他宣告自己是個後期結構主義者。在五年內德氏出版了三本書：評胡塞爾的《言語與現象》、《寫作與差異》和《關於詩學》，宣稱他不接受柏拉圖和盧梭的人生觀點，大聲地說：除文章本身外皆不足道。德氏認爲中國有更優越的文學理論。

英國人讀了他的作品就指控他是離經叛道的邪教宣傳品，也是淫書。指德氏是個怪異的語言學家，玩世不恭的人物。其實德氏是個救世者和人道主義者，耶穌、尼采級的人物。他的生氣比蘇格拉底並不遜色。晚年時劍橋大學要頒他博士學位，但卻經過很多 Dons，英國學者的反對，最後通過選票才獲得。

德氏跟他的語言學者長輩們如索緒爾、拉康、巴爾特的言論一樣，認爲通過口頭語言直接和當面比書寫爲清楚而不追求確切。德里達的所謂反結構實是“延”與“異”的戰略用來提高作家們的意識，能夠將抽象的假意識使之明確。德氏因此認爲書寫是一種治病的藥品 (Pharmaceutics)，他的後期作品有《畫中真理》(1989) 和《名信片》(1980)，他要求作家從下意識內挖泥沙來建造有意識的島嶼。

中國是一個古國，她的文藝早就影響了西方，如唐宋的詩詞、元朝的戲劇、清朝的小說、大戰前之文學如魯迅等。通過法國漢學家馬爾羅 (Malraux)，上海革命時代的小說皆影響法國的存在主義及結構和反結構文學。大陸的藝術家如亞城、張藝謀、吳天明、陳凱歌及台灣的詩作皆是受了西方，尤其是法國當代藝術的影響的。

編輯筆記

詩訊

2017年中韓詩文學峰會於7月22日在首爾成功舉行。亞洲詩人賞推進委員會、新世紀出版社同時舉行第二屆亞洲詩人獎頒獎禮。

詩人羅青畫作應邀參加倫敦2017藝術傑作展。

由詩人伊沙編選的《當代詩經》經已由新世紀詩報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並由詩人洪君植等譯成韓文。該報特大8月號亦於同時正式推出。

張興文譯《里爾克傳——鳴響的杯子》一書，經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出版。

韓國新世紀出版社於2017年4月1日出版了韓語詩集《楊克的當下狀態》，全京業譯，洪君植審定。近期開始在韓國的各大書店和網店銷售。

第27屆“麥德林國際詩歌節”於當地時間7月8日下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市中心城區的心愿公園隆重開幕。

詩人陳銘華七月底到越旅行訪友，逗留期間與舊雨新知們多次相聚歡談。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沉默……

空 百 的 懷 念

◎新大陸詩刊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紀念七七蘆溝橋八十週年，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